

## 裕固族簡介

裕固族是中國大陸五十五支少數民族中的一支，據 2000 年大陸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裕固族有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九人，分佈在甘肅省河西走廊中部祁連山北麓一帶，中共將他們聚居地區建置為裕固族回族自治縣。

裕固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游牧在鄂爾渾河流域的回紇（或稱回鶻），而回紇是兩漢以前丁零（或稱敕勒、鐵勒）的一部份，換言之，裕固族是丁零的遺裔，也是一支源遠流長的民族。西元 840 年，回鶻汗國被黠戛斯（就是今天的吉爾吉斯）汗國擊破後，不得不向西遷徙，其中一支遷到河西走廊的瓜州（今甘肅敦煌）、甘州（今甘肅張掖）、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史稱河西回紇，這些回紇人就成為今天裕固族的先祖。由於這種歷史淵源，以及受聚居地區主體民族漢人的影響，今天裕固族使用三種語言：一種稱為堯呼爾語，也稱西部裕固語，屬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一種稱為恩格爾語，也稱東部裕固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再一種就是漢語。

回紇遷徙到河西走廊後，不久吐蕃（即今西藏）占領河西走廊，並統治了一段時間，所以裕固族受吐蕃影響，多信奉了喇嘛教（也即藏傳佛教），也因為宗教關係，一般裕固族人有三個名字，其一是乳名，出生後由長輩取的，在家裡便於呼喚；其二是學名，這跟漢人幾乎完全一樣，有名也有姓；其三則為經名，裕固族小孩三歲時開始剃頭，由喇嘛誦唸長壽經，選擇吉日剃頭，並從佛經中選擇吉祥字眼作為經名，因為佛教是藏文，所以裕固族人的經名，看起來都像西藏人。

裕固族實行一夫一妻制，而且是同姓不婚，這和古代漢人相似，裕固族的服飾具有豐富的民族色彩，男子多穿褐子或氈氊做成的長袍，然後繫上紅色或藍色的腰帶，戴圓筒平頂錦緞鑲邊的白毡帽、狐皮帽或禮帽，腳著長統皮靴。女子則身穿高領長袍、外套短褂，領口、袖口、襟邊都用各色絲線綉上花邊圖案，腰間繫上棗紅、紫或綠色腰帶，頭戴喇叭型白毡帽，嫵媚中不失俊帥的造型，煞是好看。

裕固族牧民仍然沿續幾千年以帳篷為家的習俗，定居放牧的則住土房子，縱然如此，在姑娘結婚時，仍然搭起帳篷招待客人，裕固族的葬禮，有火葬、天葬和土葬三種方式，以火葬、天葬較為普遍。

裕固族每家都敬奉「默格爾罕」（意為天可汗），相傳默格爾罕穿紅衣騎紅馬，所以一般人如果穿紅衣騎紅馬，是不准進入裕固族的家或帳篷，想到祁連山區裕固族聚區旅遊的人，想到裕固族家中作客的話，就要避免穿紅衣，否則會嚐到閉門羹的滋味。

## 目 錄

成吉思汗陵寢的遷移與中樞致祭成陵 .....	孟 鴻	1
南亞時局與中印關係 .....	吳楚克	25
《法顯傳》的法顯旅行概要 .....	許明銀	31
朝鮮初期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在政界的活躍 .....	王永一	45
努爾哈齊「七大恨」探討 .....	張華克	59
滿文習作〈我親愛的小狐狸狗〉 .....	袁公瑜	77
中國邊政協會第 39 屆 98 年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紀錄 .....		79

# 成吉思汗陵寢的遷移與中樞致祭成陵

孟 鴻

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 摘 要

成吉思汗不僅是一位空前的軍事家，也是一位不世出的政治家、謀略家，他所創建的蒙古帝國，雄踞北亞洲，疆域之廣袤，戰力之彪炳，在東方固屬空前，在西方也唯有希臘的亞力山大差可比擬，在人類歷史上成吉思汗絕對擁有相當的篇幅，最後他在討伐西夏時墜馬受創，而與世長辭，縱然如此，他仍遺囑秘不發喪，必待西夏末主來降後。始發佈死訊，其深謀遠慮一至於此，之後仍以高深莫測的方式葬於某地，不使後人發現，以免有鞭屍之痛，七百多年來其葬身之地，依然諱莫如深，其為千古謀略家，南陽諸葛猶未之能比。內蒙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寢，僅為其衣冠塚，雖則如此，此一成陵仍然為舉世蒙古族人精神所寄託，當日寇侵略中國時，居然想掠奪此一蒙人精神堡壘，俾逼使蒙古人就範，於是中央政府乃有移陵之舉，日寇眼見無法奪下成陵，遂想在移靈途中予以炸毀，使蒙人失去精神標杆，因此在遷徙途中，必須隱其行程，以避日軍轟炸，在中央與蒙人合作下，順利移靈甘肅興隆山，其過程備極艱辛，既到興隆山，中央特簡大員代表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隆重致祭成陵，此為中央致祭成陵之始。迨政府遷台後，來台蒙人為追思前賢，透過蒙藏委員會呈請總統於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致祭成陵，以彰顯其善處逆境以寡敵眾，堅忍不拔精神，至是遂成定例，如今兩岸以和平競爭方式謀求雙勝，成陵大祭宜乎重新予以思考。

關鍵詞：成吉思汗、成陵、興隆山

## 一、略述成吉思汗豐功偉業

關於蒙古成吉思汗鐵木真的事迹，中外學術界、藝文界早已有許多論著問世，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甚至歐美、日本、大陸更將其自幼艱苦奮鬥，及後來開疆拓土創建蒙古帝國的偉大事迹拍成電影或電視連續劇，十多年前，日本青少年票選百大歷史名人時，成吉思汗竟然高居榜首，他早已成為舉世家戶喻曉的人物，此時很難再對他的事迹有所著墨，更難有新的論述，但本文既以成陵遷移及中央致祭成陵為題，對成吉思汗一生事迹總得略作交待，讓成吉思汗陵寢遷移有個源頭。

1998 年四月此間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曾出版《成吉思汗紀念專刊》一書，收錄白雲梯、周昆田、劉廉克、李永新、田炯錦、郭寄嶠等六位蒙藏委員會前委員長及劉學銑的紀念文章，在六位前委員長中，白、劉、李三位係蒙古籍；田、周、郭三位係漢人，其中田炯錦係甘肅人，在地緣上跟蒙古有相當關聯，且看這七位的紀念成吉思汗專文如何歸納他豐功偉業。

在這七篇文章中，周昆田的文是追記中央首次致祭成吉思汗大典文中提到抗戰軍興後，為維護成陵安全，免於落入日寇之手，遂有遷移之舉，最後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遷移至甘肅省榆中縣太白山，並由當時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代表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致祭，這是中央致祭成陵之始。其餘六篇則從成吉思汗的身世進而談到他一生的豐功偉業，其情形如次：

成吉思汗諱鐵木真，是蒙古族人，姓博爾只斤氏，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西元 1155 年，關於成吉思汗生殂年月，論說紛云，但仍以生於是年較確），當時因為他的父親也速該跟蒙古世仇塔塔兒部族作戰，俘獲了塔塔兒部族的酋長叫鐵木真兀格等二人，也速該為了紀念戰功，就將新誕生的兒子命名為鐵木真，到了鐵木真九歲那一年（宋孝宗隆興元年，西元 1163 年），也速該就預備給鐵木真尋找配偶，當他們走到弘吉剌部（蒙古的一個部落）的時候，弘吉剌部的德薛禪看鐵木真相貌堂堂，長得是：「面色如既望之明月，眼神如飛龍之雙珠，鼻聳如山嶽之高，唇吻如陵阜之厚，面方背長，耳大胸挺，十步之外，威風逼人」（見蒙古青史），就將他麗質天生的女兒孛兒帖許配給鐵木真，因此鐵木真就跟孛兒

帖訂了親，德薛禪並且挽留鐵木真住在他家，也速該也同意，於是鐵木真就在弘吉剌部落住了四年，到了他十三歲的那年，也速該被塔塔兒部族設計害死，鐵木真從此由歡愉的童年，面向著滿佈荊棘的人生，而也速該的部屬又見鐵木真年幼紛紛叛離，使得鐵木真既要上報父祖的血海深仇，又要擔負起復興家族的重責大任，幸虧他天生睿智，再加上他艱忍不移的個性，和善處逆境，知人善任，發揮了東方人傳統的智、仁、勇精神，終於把失去的部眾，逐漸重新聚集起來，不但如此，還發揮他的軍事天才，把散漫紛立的漠北十幾個部落，統一成為一個堅強無比的蒙古帝國，他在南宋寧宗開禧二年（西元 1206 年）於斡難河原大會所屬各部族，並且創建了九旂白旄纛，最後接受各部族的擁戴，被推尊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是萬汗之汗的意思，用通俗的話說就是萬王之王，我國歷史上另一位帝王唐太宗曾被當時的邊疆同胞尊為「天可汗」，二者的稱號大致相當，但如以兩者對後世的影響來說，唐太宗較元太祖當稍遜一著，以成吉思汗一生的豐功偉績而言，這個萬王之王（King of The Kings）的稱號，鐵木真當受之無愧。

在成吉思汗滅乃蠻部的時候，曾俘獲乃蠻太陽汗的掌印官塔塔統阿，這位掌印官力陳印信文字的功用，於是成吉思汗就命他用畏兀兒字母（即老維吾爾文）書寫蒙古語言，這種文字就是一直流行到今天的蒙文，從這裡可以看到成吉思汗不僅只是個能征善戰的糾糾武夫，而且還是一位深思熟慮的人。此外他還深深感到，如果沒有典章規定，絕不足以成大事，於是就命人將他的命令隨時紀錄下。與全體官兵民眾共同遵守，這就是最有名的「大雅薩」（所謂「雅薩」就是蒙古語的命令或法典的意思），如果用現在通俗的話來說，也就是成吉思汗法典。由這裡我們又可以瞭解成吉思汗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其後，成吉思汗的勢力更見雄厚，並命長子拙赤征服西北各部；在宋嘉定十年（西元 1217 年）他又派遣專使與花剌子模訂定商約，沒想到這個花剌子模王竟然漠視這位萬王之王所派的使者，而加以殺害，於是引起了成吉思汗親征花剌子模的決定，不但如此，還種下了後日大規模蒙古西征的主因，在對花剌子模戰爭中，成吉思汗發揮了他軍事上的天才，承繼了歷史上以少勝多的先例，終於將這個中亞第一大國打得土崩瓦解，此

時，成吉思汗深深體會到天下雖可從馬上得之，然而卻不能從馬此治之，因此在征討花剌子模的期間，就命人到山東去請當時聞名天下的長春真人邱處機，到中亞講解道家的理論，長春真人不但是一位有名的道士，對於我國傳統以忠恕仁愛爲主要的思想亦有深刻的體會，長春真人當時以修身養性、孝道、止殺爲題，向成吉思汗講解忠恕仁愛的思想，成吉思汗曾問：「蒙古帝國地區廣大，若無法令爲之制衡，將何以爲治？」長春真人就回答：「治大國如煮小魚，不可剝其皮，多剪即成焦糊，故以行仁爲先，爲政者，應多接近民眾，和平相處，凡事持之以公正，國何憂不治乎？」（見張柏亭著成吉思汗傳），這一套以我國道統爲主加上道家無爲的思想，深深的影響了成吉思汗，不但如此，成吉思汗更命他的高級幕僚也要聽長春真人「講道」，因此我國的傳統思想也深深根植在蒙古軍的心中，西方史家在形容蒙古軍的時候，往往站在民族本位的一種自卑心理，說蒙古軍是如何的殘酷，好殺，其實這些白種人何不想想遲至廿世紀初，還發動了所謂八國聯軍，姦淫、搶劫、殘殺那一種缺少過？當他們落筆批評蒙古軍的時候？何不先自我檢查一番？何況蒙古西征軍乃是以拔都爲統帥者（指第二次西征而言），拔都並不是一個好殺的統帥，相反的還可以解釋爲是一位相當仁慈的將軍。尤其當成吉思汗接受了長春真人的忠恕的理論後，就不再有屠殺的事情發生了。

成吉思汗畢生豐功偉績多的不勝枚舉，現在我們不妨略加介紹如下：

（一）形成我國版圖的輪廓：當元代以前我中華民族的生存領域，往往不在同一個政治體系之下，例如在宋代，契丹族系耶律氏建遼，女真族系的完顏氏建金，羌族系的趙氏建西夏，而漠北更是部族分立，使我中華民族四分五裂，正統的宋王朝，其版圖也小的可憐，可是到了成吉思汗崛起後，東征西討，開疆拓土，奠定了建立元朝的基礎，元朝版圖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的，我國現代的版圖，雖然確定於清代，但是其輪廓卻是形成於元代，今天我們號稱幅員擴大，試問如果沒有成吉思汗的創業精神，能有今天的成就嗎？

（二）提高中華民族的光榮：我們中華民族曾經過很多次的分裂，像春秋戰國時、像五胡亂華南北朝對峙，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秦始皇的崛起而告統一，南北朝對峙則由隋來統一，到宋末，天下的紊亂和分崩離析的情

形，比以前任何時代都嚴重，設想當時如果聽任遼、金、金夏、宋各自發展，而沒有元朝來做統一的工作，今天我國極可能會變成與歐洲一樣，有十幾個國家，那麼我們中華民族也就不成其為中華民族了，所幸當時有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嗣們的努力奮鬥，卒將分崩離析的中華民族統一起來，不但如此，還由於成吉思汗的西征，嚇得歐洲人心膽俱破，使我們中華民族在歐亞大陸上，放出了萬丈光芒，更由於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的征服俄羅斯，完成人類所不曾完成的事業，西方人由於害怕，到現在在人類學、民族學上仍然以蒙古利亞種統稱我們東方人，光是這一份榮譽，不但身為中華民族的每一份子，應該對成吉思汗表示無限的追念，這是添屬黃種人的每一個民族，亦應該對成吉思汗所給予他們的光榮表示敬意。

(三)交流了中西的文化：成吉思汗在我們中華民族史上固然是一位民族偉人，就是在整個人類史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當我們已經很熟練的使用羅盤針、火藥、印刷術、算盤……等較現代化的工具時，歐洲人還籠罩在神秘的神權氣氛下，對此茫然無所知，由於成吉思汗及其子嗣們的西征行動，將我國的三大發明，逐漸的傳到西方，間接的影響到歐洲的文藝復興，這一份對人類文化的貢獻，揭開現代世界的序幕，其功績則絕非亞力山大所可比擬的，今天的西方人，當以其較進步的物質文明自傲，但是若窮本探源，他們應該感謝成吉思汗及其子嗣們對現代化工具和知識的傳播，然而他們由於不甘承認被蒙古人征服的事實，故意創造出一個「黃禍」來誣罵我們整個中華民族，這一種幼稚的行動，對他們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但是儘管如此，成吉思汗交流中西文化的功勞，絕不因他們的誣罵而減色。

過去論述成吉思汗的書，非常之多，但是多偏重於敘述成吉思汗的軍事思想和戰術，所以本文對歷次西征的戰爭都略而不提，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成吉思汗對人類的功績，仍然不受時空的限制，所以我們政府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一日都要舉行大祭儀典，以追念這一位民族偉人的豐功偉績。

## 二、成吉思汗陵墓之謎

西元 1227 年夏天，成吉思汗於討伐西夏時，受傷，爲了貫徹討伐西

夏，務必徹底滅絕西夏，成吉思汗在臨終留下遺言說「死後不發喪、不舉哀，好叫敵人（指西夏）不知道我已死去，當西夏國王和居民出來時，把他們全部殺死」蒙古大軍執行了這個指示（見薄音湖《元太祖本傳》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97）。果然當西夏國王出降時，所有人員都被殺光了，西夏從此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成吉思汗的靈柩由諸將護送向北而去，但是究竟葬在何處？幾百年來眾說紛云莫衷一是，原來蒙古的葬俗別具一格。

據元末明初葉子奇的說法是：「元朝官裡，用椁木二片（椁木是指把木板中間括空），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髹音修，紅黑色的漆），則以黃金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見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之三下頁60），因此明確的埋葬地點根本不可考。據兩《元史》記載，埋葬地點在斡難河、克魯倫河、土兀刺河三河之源的不兒罕山的起輦谷，這個起輦谷是個不確定的名詞，另據蒙古民間的習俗，遺蛻埋葬後不留坟塚，驅萬馬將土地踏平，只在埋葬處殺一隻小駱駝，讓血滴在埋葬之處，來年草生，一望無垠的草原，根本無辨認究竟埋葬地點，如要拜祭，則牽來母駝，母駝嗅到小駝的血，就會放聲悲鳴，這樣就會知埋葬的確實地點，如果一旦母駱駝死了，那麼就無法知道埋葬之所了，成吉思汗究竟埋在那裡，就這樣成為千古之謎。

蒙古民族有一個神話般的傳說，說成吉思汗在討伐西夏時，途經穆納山（就是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的烏拉山），望見這座山景色優美，當時曾說：「（這座山）喪亂之世，可以隱遁；太平之世可以駐牧；當在此獵捕麋鹿，以游豫晚年。」（見朱風、賈敬顏《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5）顯然成吉思汗有意終老於穆納山，所以當成吉思汗靈車此返途經穆納山時，車輪突然深陷泥淖之中，任憑套上多少牲畜也無法拉出。所以有一個說法是成吉思汗遺蛻埋葬在穆納山，也就是今天內蒙包頭市區的烏拉山。

然而許多史傳卻說成吉思汗歸葬故土斡難、克魯倫及土兀刺三河河源不兒罕山起輦谷，這在拉施特的《史集》也有記載，說這地方距成吉思汗



出生地只有六天的路程，據說有一回成吉思汗在不兒罕山打獵（不兒罕山就是今天外蒙古肯特山），他在一棵孤樹前下馬，心情喜悅，便對眾人說：「這個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適，在這裡做上個記號吧！」（見《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頁 322～323，余大鈞、周建奇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年。另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也有相類記載）所以不兒罕山更可能是成吉思汗葬身之地。前面提到成吉思汗靈車在穆納山陷入泥淖之中，任憑套上什麼牲畜都拉不出來，這時諸將們想到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不兒罕山才是他合適的墓地，諸將中雪你惕部的吉魯格合把阿禿兒以手指北方，向靈車高聲唱道

「我的英傑聖主，  
你威武創立的國家，  
你可親可愛的后妃皇子，  
你的黃金宮闕  
都在那邊！  
你的蒙古百姓，  
你的忠誠伴侶，  
你的山岳、土地、河流，  
你的戰旗、戰鼓、號角，  
都在那邊！  
讓我們將你的靈柩載還故土，  
讓你那皇后孛兒帖觀看吧，  
讓你那全體人民瞻仰吧！」

說來也怪，唱完之後，靈車也就從泥淖中拉了出來，從此護靈隊伍繼續北上，最後到底是不是葬在三條河源的不兒罕山，始終是個謎。

西元 1989 年外蒙古科學院決定跟日本考古專家江上波夫等聯合探尋成吉思汗的陵墓，計劃三年完成探尋工作，調查地點是以外蒙古研究人員估預的東部肯特山地區的三個地方為重點，調查時運用了最新的科學儀器，然而三年過去了，調查的結果是一無所獲。

成吉思汗真正葬身之處至今，仍是一團謎霧，因此又有人推測成吉思汗可能埋葬於唐努烏梁海（今土瓦自治共和國），果而這個說法可信，唐

努烏梁海位處群山之中，要找成吉思汗葬身之處，將更是不可能。關於成吉思汗埋葬之地，另有一個頗為傳奇的傳說，這個故事還相當動人，話說蒙古大軍把成吉思汗的靈柩運回草原的路上，途中遇到另個民族的一支軍隊，爲了防止大汗已經殞歿的消息外洩，於是將大汗遺蛻先於就地埋葬，等以後再來運回漠北，可是又擔心莽莽草原難以辨識，這時一位士兵看見軍中運糧草的一頭母牛剛好產下一頭小牛，就把那頭小牛殺了，跟大汗的遺蛻埋在一起，然後讓馬匹把埋葬之處踏平，不留一絲痕跡，日後，牽母牛一路找來，母牛走到一個地方後，突然深深地探下頭嗚咽起來，就從這個地開挖，果然就挖到大汗的遺蛻（見王族《上帝之鞭》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50）這個傳說顯然脫胎於《草木子》，但是最後仍然沒說出成吉思汗最後究竟埋在那裡，這個謎看來短時間裡是解不開的。

目前在內蒙古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寢，只是放些成吉思汗生前使用過的一些遺物，但是究竟有些什麼，又有一個傳說，說是有一年，烏蘭夫（就是雲澤）到呼和浩特郊外成吉思汗陵寢，他一直對大汗葬身之地究竟在那裡感到困擾，就提出想打開成吉思汗的棺材一看究竟，守陵的人聽後說：「只有您能看，因爲您是目前蒙古人的汗。」烏蘭夫一人進去，打開棺木一看，出來後不說一句話，如今烏蘭夫已經作古，這又成了一個謎（見王族前引書頁251），這個說法很不可靠，以烏蘭夫對本民族史事，一定有相當認知，成陵裡的棺木豈可輕易打開，在蒙人心目中，成陵是無比的神聖，豈可以好奇、困惑而輕易打開。相傳明時厄魯特或瓦剌的也先，想稱蒙古大汗（成吉思汗曾規定“非黃金氏族”，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不得爲大汗）去成陵拜祭時，就被靈柩裡飛出的箭所射傷，可見成陵在蒙古民族中是何等神聖，只可膜拜，不可碰觸，更不用說開棺查看了，以烏蘭夫的學識與地位，絕不可能作出開棺查看的蠢事。

現在的成吉思汗陵，是明朝喜宗朱由校天啓年間（西元1621～1627年）由一支成陵守護者達爾扈特把八百室帶到後來的伊克昭盟，當時這事並沒有引起明朝政府的重視，直到清朝仁宗愛新覺羅顥琰嘉慶年間（西元1795～1820年）才被官方正式承認，成了成吉思汗陵寢的所在地，也就是伊金霍洛，並從此成爲蒙古民族膜拜的聖地，抗戰期間，從日本傳回來的情報，說日本軍閥有意勾結內蒙投日蒙古王公搶奪成吉思汗陵寢，而且

更狠毒的是：如果搶奪不成，不惜炸毀成陵，負責守護成陵的伊克召盟盟長沙克都爾扎布郡王，也是守護成陵的吉農聞訊，不辭辛勞，跋山涉水千里奔波，到重慶面懇蔣介石委員長將成陵遷移到安全地點，於是乃有成陵遷移之舉。

### 三、移靈始末

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國家統一，國力日見壯大，野心也因之萌生，不但想獨霸東亞，更想稱雄於世界，但是也深知但憑日本四個彈丸之島，絕對無法完成其美夢，必須開疆拓土，始克有至，環顧世界，東面南面是茫茫無際的太平洋，只有西邊的朝鮮半島以及物阜民豐文明古國的中華大地，日本也知僅憑區區四島，想要鯨吞中華泱泱大國，實在力有未逮，於是便想從分化中國著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許多民族所共同組成，自三皇五帝、周秦漢唐，乃至宋元明清，從不曾以「中國」為正式國號，但是任一王朝或政權，莫不自稱中國，縱然是諸胡列國時代，若匈奴族漢趙（一般史書稱之為前趙）劉文海，氐族前秦苻堅、羌族後秦姚興……等，也不莫自稱是中國，可見中國不純然是政治名詞，更多的成分是文化、歷史、地理……的含意；中國既是由多民族所共同建構而成，自不免會有一些民族問題，日本既不能一口鯨吞中國，於是便從分化民族著手，東北內蒙鄰近日本，遂稱之為滿蒙，從學術上研究滿、蒙與漢人的差異，進而誇大其隔閡，以便從中運用，筆者二十多年前即曾指出東西方帝國主義者之分化，侵奪中國，莫不從學術研究始。日本對蒙古之研究用心至深，成就也極大。日本之所謂滿蒙，《田中奏折》曾明白指出：「所謂滿蒙者，乃奉天（清時遼寧瀋陽稱奉天，此處奉天泛指瀋陽）、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日本以爭奪滿蒙為實現其征服世界之首部曲，西元 1904~05 年間，日俄戰爭即以我國東北為戰場，結果日本得勝，奪得旅、大租借權與南滿鐵路之支配權，日本旗開得勝躊躇志滿之餘，立刻設立「關東都督府」及「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正式踏上「滿蒙」，日本食髓知味，更在 1907 年、1910 及 1912 年，三度與俄國簽訂密約，劃分日俄在中國東北內外蒙古之勢力範圍，於是日本間諜披學者外衣遍佈滿蒙各地，不僅大量蒐集資料，更趁時遂行分化蒙漢、滿漢情感，製造隔閡衝突，以獲漁人之

利。

清季內蒙古有數位聲名卓著之王爺（清廷入關前後即已定下：「南不封王，北不斷親」之治理蒙、漢政策，因此內外蒙古被封為親王、郡王者不計其數），如僧格林沁（死於捻亂）、貢桑諾爾布（簡稱貢王）、那彥圖、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等，日本早已探悉王爺在蒙人心目中之份量及影響力，於是便設法滲入王爺身邊，按前述貢王為人正直，學貫漢蒙，更深知教育之重要，不僅對自己子弟要他們接受現代式教育，更經常支助蒙人青年接受教育，按貢王係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人（卓盟原與熱河省南部在同一地區，中共建政後未久，廢熱河省，未幾撤卓盟，併入河北省及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今為內蒙古亦峰市喀喇沁旗）王府自在喀右旗內，日本特務機認為有機可趁，就千挑萬選找到一位曾受特別訓練既有學識又婉約有禮端莊美貌之女子叫河原操子，透過種種關係，介紹到貢桑諾爾布王府，擔任王爺七個孩子的家庭教師，當這位端莊美貌的河原操子開始執教時，日本間諜在貢王府的聯絡站也就同時成立了，從此像伊藤柳太郎、吉原四郎、橫川省三等日本間諜，就開始在滿蒙地區活動，之後更枝葉蔓延，像土肥原等更活動於華北乃至整個中華大地，追本溯原，河原操子是日本間諜在華活動的開山祖。

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從 1909 年起，在日本關東都督府和天津駐屯軍的支助下，進入東部內蒙古進行大規模的「實地調查」，稍後於 1914 年（民國三年），日本陸軍在哲里木盟、錫林郭勒盟及呼倫貝爾地區（時呼倫貝爾地區既無盟也無部，乃是由副都統所掌管，其下有東、西布特哈八旗等介於滿蒙之間的各旗）進行所謂「縱斷旅行」，蒐進了無數資料包括政治、地理、經濟等方面乃至蒙人風俗習尚，出版了《蒙古縱斷旅行記》，可以說是東部蒙古的百科全書，在這個基礎上，同年日本參謀本部、農商務部、駐華公使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奉天總領事館等單位，聯合組織一支「蒙古旅行團」，對內蒙古地區進行更全面性、細緻性的調查，事後由石光真子等具名編印一本名為《東部內蒙調報告》全書篇幅多達二千多頁，在首卷明白寫出編印此書的目的是：「派遣旅行團的目的，是為了資助在顧及帝國將來發展和關係國防的東部內蒙古的帝國經營。」（此書於 1941 年鉛印面世）可見日本對蒙古用力之勤、用心之深，正所

以表露其野心之大。

當日本各界經由「學術」研究、實地調查採訪之後，深知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心目中擁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成吉思汗留給後人唯一具體而顯著的遺物就是成吉思汗陵寢，如果能把成吉思汗靈柩控制在日本軍閥手中，那麼廣大的蒙古族人必將俯首聽命，這個想法基本上沒有大錯，於是侵奪成吉思汗陵寢就成為日本侵華戰爭中一個目標。如所周知，清季左宗棠曾經說過：保蒙古所以衛京師（泛指華北），內蒙對中國北方具有屏障作用，惜乎中華民國自成立以來，從沒有重視過新疆、蒙古、西藏等邊疆問題，儘管在 1929 年（民國十八年）設立了蒙藏委員會，但歷任委員長都是屬於酬庸性質，雖以軍政黨國大老出任該職，但都沒有賦予該有的興革之權，更沒有編列足夠施政的預算，而這些軍政黨國大老（如閻錫山、許世英、吳忠信等），既不具邊政知識，又志不在此，所以蒙藏工作毫無建樹，走筆至此，套用一句陳腔濫調的話，就是「良可歎也！」

相較於日本則是積極準備，自蠶食而鯨吞，1932 年元月，日本已擬妥「中國問題處理方針綱要」，提出「誘導滿蒙從支那（按指中國）政權中分離，使之成為獨立統治之地區，並逐步具備一國家之形態。」日本吞併滿蒙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就在同年二月十六日，日本就在瀋陽召開「滿洲國建國會議」，隔天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授命該「委員會」籌備「滿洲國」「建國」事宜，同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正式宣告成立，日本侵奪滿蒙，已從紙上作業進入實際行動，「滿洲國」既已奉命出台，扶植成立內蒙傀儡組織想已在籌備之中。1936 年元月，日本已侵奪察北六縣（與內蒙錫林郭勒盟在同一地區），正想向西推進，於是以羽山喜郎為歸綏（今改名呼和浩特，為內蒙古自治區首府）特務機關長，豢養一批日本浪人為爪牙，活動於豐鎮、集寧、薩拉齊、包頭一帶，形成特務網，除蒐集情報外，更重要的任務則是挑撥蒙、漢民族情感，拉攏蒙人上層人士，製造社會混亂。

1936 年五月，在日本關東軍化德特務機關田中隆吉的拉攏、扶植下，在化德組成「蒙古軍政府」命令這個傀儡組織建立軍隊，在大量金錢作用下，很快的募集到八、九千人，稱為兩個軍、八個師，號為蒙古軍，由蒙古人德穆楚克棟魯普（即德王）出任這支蒙古軍的總司令兼第二軍軍

長，由李守信任副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這使得綏遠也就是內蒙錫林郭勒與伊克昭兩盟情勢顯得極為嚴峻，就在這年八月，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居然還飛到綏遠「訪問」，他謊稱是從天津而來，之後，在百靈廟繳獲的日本文件證實，他是在化德（在烏蘭察布盟商都東北方）跟德穆楚克棟魯普會面密談後，然後由化德飛到歸綏，當時綏遠省主席是傅作儀，此人字宜生，具有強烈的中國民族意識，對日本的侵華自然具有極度反感，綏遠省府設在前清綏遠將軍府，於是就在將軍署衙內接待坂垣征四郎，坂垣居然挑撥傅作儀跟宋哲元間的關係，坂垣推崇傅作儀是中國偉大人物，而宋哲元在華北的聲望不夠，表示日本願意支持傅作儀，在華北創出一番事業，進而促進日華親善關係，這一番露骨的談話，被傅作儀拒絕了，坂垣沒有達到目的，但是更強化了他奪取成吉思汗陵寢的決定，臨分別時坂垣送傅作儀一把軍刀，傅作儀則回贈端硯一方、《四書》一部，雙方的禮物呈現了兩者內心的意念，侵略的本質與愛好和平的天性，在互贈禮物中暴露無遺。

1936 年十月五日，日本田中隆吉在化德召開入侵綏遠的軍事會議，準備不惜血本務必拿下綏遠，這次軍事會議德王、李守信、王英（附日的漢人，被日本任命為「大漢義軍」總司令）、卓世海、張海鵬都參加了，這些不僅是民族罪人，更是國家的罪人。這次會議決定先占領紅格爾圖，然後順勢西進攻取歸綏，繼而奪取集寧、包頭、河套，日本這一如算盤，在傅作儀以及中國各民族將士抵抗之下擊敗德王等所領導的蒙古軍，這場戰事驚醒了中華大地，全國各地的慰問、勞軍團體紛紛來到內蒙古的紅格爾圖。

1937 年七月七日，北平西郊宛平縣橫跨永定河上的盧溝橋一聲槍響，掀起了全面抗日的戰爭，中國既然已經從隱忍到反抗，日本也就更無忌憚，公開全面侵華，對蒙疆的侵奪也更為積極，日本在綏遠地區，特務機關長羽山喜郎於 1938 年九月二十三日深夜，進見田中隆吉，向他提出攻奪成吉思汗陵寢的想法，並且強調只要奪得成陵，蒙古人就必然會俯首聽命，這個田中隆吉原是化德日本特務機關長，後坂垣征四郎升任日本陸軍省大臣，田中隆吉就升任為關東軍參謀長，他聽到羽山喜郎的獻策後，認為這確是一著妙招，但是攻奪成吉思汗陵寢，茲事體大，不是關東軍所

能片面決定，必需提報陸軍省，於是便對羽山喜郎說在提報陸軍省核定前，不許洩漏這個構想，羽山喜郎一見自己的計策蒙長官重視，自是唯諾而退。

1938 年秋天，德穆楚克棟魯普在日本陸軍省邀請，除德王外，還有李守信、于品卿、夏恭等一行多人，在「蒙疆聯合委員會」（就是後來蒙疆政府的前身）最高顧問金井章二陪同下，到日本訪問，在一次單獨會見坂垣征四郎時，竟然也提出攻占成陵的作法，這種以出賣自己祖宗，只求一圓自我的權力欲，實在愧為成吉思汗子孫（這一部份資料可參見德穆楚克棟魯普所撰〈偽蒙古軍成立前後〉及〈偽蒙古聯自治政府始末〉，文載《內蒙古文史資第六輯》頁 143～229，內蒙人民出版社，1979 年）坂垣之前已從田中隆吉那裡知道這項構想，心裡雖然認為是個絕妙好計，可是擔心蒙古人會因護陵而抗日，所以還在考慮之中，現在聽德穆楚克棟魯普也提此計，心想原先的擔心顯然多慮了，因為德王並非普通蒙古人，而是內蒙名王，既然德王都提議攻占成陵，可見此計絕對可行，心中更進一步想到元初曾多次派出船艦攻打日本，日本得颱風之助，才未讓元軍得逞，但是對日本而言，仍然歷史上的一筆恥辱，如今假若真能攻占成陵，把成吉思汗靈櫬運到日本東京公開展示，等於洗刷了歷史上的恥辱，得意之餘，便把心中的想法告知了德穆楚克棟魯普，這一來可驚醒欲令智昏的德王，按他原先只想借日本的軍力攻下成陵，然後把成吉思汗靈櫬遷移到自已可以控制的地方，從此可以挾成陵以號令各盟部蒙古，一圓自己領袖全蒙古的夢想，沒想到這個坂垣征四郎卻想把成吉思汗靈櫬運到東京展示，這豈不是把蒙古民族視為聖祖的成吉思汗靈櫬，變成日本的俘虜，一向聰明的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這時後悔不該提出這個想法，只是話出如風沉且在人屋簷下，豈敢說個不字，而坂垣並非猛浪之人，也認識茲事體大，必須經過內閣核定，在核定前必須絕對保密，坂垣立即嚴正警告德王此事不得洩露半句口風，否則將找德王追究，這下德王像是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此時日本首相是近衛文磨，看到坂垣征四郎的計劃也認為具可行性，如能把成吉思汗靈櫬運到展示，不僅可以一雪數百年前元軍攻日之恥，更可以令蒙古人俯首聽命，更藉此瓦解中國人抗日的意志，一箭三鵰，值得

放手去做，在內閣一面倒的討論時，雖然是支持奪取成吉思汗靈櫬但是也討論到如果遇到中國人激烈抵抗時，將如何處置？原來羽山喜郎向田中隆吉獻策時，就曾考慮這一點，他的建議是：如果不能順利奪取成陵，則不顧一切將成陵炸毀夷為平地，這招極其狠毒，近衛內閣採行了羽山喜郎的建議，搶奪或炸毀成陵，就成為日本的決策。

劫奪或炸毀成陵，原是在秘密暗中進行，然而天下事很少能真正保得住秘密，尤其當時日本軍人氣勢高漲，這件事在軍人間或許已不再是秘密了。在清末以至民初，許多內蒙開明蒙人都會設法把子弟送到北京讀書，前面提到的貢桑諾爾布親王就曾贊助過不少蒙古青年到北京接受現代式教育，更有甚者，都喜歡到日本留學，蒙人留日的習慣一直到今天仍然不衰，且說當年有一個伊克昭盟（與綏遠省黃河以南在同一地方）郡王旗（1958年與札薩克旗合併改設為伊金霍洛旗，也就是成吉思汗陵寢所在的旗，旗治在阿勒騰席熱鎮）蒙古青年叫華登托拉固爾正在日本留學，有一天與同學在餐廳用餐，聽到鄰桌兩個日本年輕軍人在酒足飯飽之餘，說出要搶奪成吉思汗靈櫬在東京展示，如其不成不惜予炸毀，聽後大為吃驚，立刻準備回國，要把這消息報告伊克昭盟盟長，這天是1938年9月22日。

伊克昭盟屬於內蒙古西二盟之一，盟長是沙克都爾札布郡王，同時也是綏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成陵就在伊盟境內，守護成陵是伊克昭盟的神聖天責，沙克都爾札布聽華登托拉固爾報告後，當然大為吃驚，成吉思汗陵寢一旦有所閃失，他不但有虧職守，更將成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設若成吉思汗靈櫬果真在東京成為展覽品，那不僅是蒙古民族，更是中華民國的奇恥大辱，沙克都札布絕不能讓這件事發生，但是他跟中央並沒有什麼淵源，他只好找同為蒙古族的白海風，希望透過白海風調動他手下的騎兵來保衛成陵。

白海風，是內蒙卓索圖盟（與熱河省南部在同一地區）喀喇沁人，早年加入中共地下組織，且被送往廣州入黃埔軍校一期受訓，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中正，因此白海風跟中央一定有關係，當時白海風任蒙旗獨立旅旅長，兩人會面後，白海風自然氣憤填胸，對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齒，沙王原意是要白海風派兵護衛成陵，但白海風深知如果只憑自己手中少許兵力，



是無濟於事的，假若日本真的動員蠻幹，慢說自己手中少許兵力難以抵擋，就是全綏遠的兵力，對日軍而言，也是以卵擊石，必須向高層報告陳說利害，由高層出面護陵，始克有濟，於是分頭向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本職為第二十一軍軍團長）及高雙成報告，白海風在頂頭上司高雙成首肯下，派兵布防在札薩克旗與郡王旗之間（中共已於 1958 年將兩旗合併為伊金霍洛旗），嚴密保護伊金霍洛、小伊金霍洛、蘇定霍洛以及吉洛金霍洛等地。另一方面沙王面見鄧寶珊陳說一切後，鄧寶珊也意識到事態嚴重，於是急令第八十六師派兵一營駐札榆林至沙王府之間的十八台，又命何柱國的騎兵第二軍軍部及騎兵第三師進駐神木、府谷之間的木瓜鎮，以協防白海風，總期能護衛成陵的安全，沙王對這一部署初部感到滿意。

1939 年一月五日，在塞外是寒風凜烈其冷無比，可是德穆楚克棟魯普陪同日軍獨立混成第二旅團長，來到伊克昭盟達拉特旗保安司令森蓋麟沁所部（此人於 1937 年十一月降日，他的名字是取自藏語意思是寶獅，跟清末名狩僧格林沁是一樣的，在喇嘛教裡都有吉祥之意），向偽蒙古軍喊話，竟然說奪取成吉思汗陵寢，就如同歐洲十字軍東征要奪回聖城耶薩冷一樣，是無比神聖和光榮的任務，號召偽蒙古軍向伊克昭盟伊金霍洛奮進，「奪回主的坟墓」，德王身為蒙古人，而且自稱是成吉思汗嫡系子孫，而有如此行爲，真不知教人如何落筆評論了。就在德王喊話後的第八天，也就是 1939 年元月十三日，日本跟偽蒙軍果真進攻伊盟新城，目標直指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護衛伊金霍洛的何柱國、白海風所部英勇抵抗，據相關文獻描述，戰況至為激烈，可以用血流成河，屍積如山來形容，在冰天雪地下戰鬥倍感艱辛，日本沒能拿下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寢一時之間仍然安然無恙。

經過這一場血腥的戰爭，沙王對留日學生華登托拉固爾不辭飄洋過海趕回傳遞這個訊息，深感欣慰，不愧是蒙古族的好子弟。這一戰雖然幸運保住了聖地，但是他知道日本人絕對不肯善甘罷休，如果日本再度興兵前來，無論人數或火力都必然更為強大，區區綏遠地區單薄的兵力，勢難抵擋強大的日軍，與其負隅抵抗護衛聖地，若如擇地遷移靈櫬，以免人員的傷亡，然而遷移成陵是國家大事，必得中央政府的核准跟協助，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辦成，於沙王決定到重慶面見蔣委員長，懇請中央出面主持移靈

大事。

就在 1939 元月十九日首途重慶，過榆林、越秦嶺，真可說是跋涉長途、翻山越嶺，終於在元月底到達重慶，可是稍早南京失守（1938 年 12 月 13 日）此刻國民政府可說是千頭萬緒亂作一團，相形之下成陵的重要性就沒那麼迫切了，而且稍早（1938 年十一月）國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接到晉陝綏邊區總長令鄧寶珊報稱「日寇有盜陵炸陵之野心」，孔祥熙曾向蔣委員長報告此事，雖然蔣委員長深知成陵對蒙胞對國家的重要性，但是當時首都保衛戰，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一時之間就把孔代院長的報告擱在一邊，現在伊盟沙王親自來到重慶，並且把一份準備好的《成陵危在旦夕，呈請最高當局謀計保護》的書面報告，透過蒙藏委員會吳忠信委員長送到蔣介石委員長的案頭，另外，吳忠信也經行政院轉呈蔣介石的一份密報，大意是「…德王派蒙古漢奸二十餘人潛入各旗活動，并派騎兵一連入抗錦旗策動…」這下驚動了蔣委員長，保護成陵或遷移成陵已是刻不容緩的事，立刻批交國防最高會議處理務必要擬出個萬全之策。

國防最高會議初步認為成陵已由白海風、何柱國所部全力保護，日軍想攻入河套奪取鄂爾多斯高原（伊盟在此高原）困難重重，所以認為成陵不必遷移，何況一旦遷移成陵，不免會讓民眾人心浮動，而且遷移途中的安全，更是難以處理，所以國防最高會議，初步決定成陵不予遷移。這是純軍事的看法，並沒有錯，但是成陵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是民族問題，早已超越軍事的層面，伊盟沙克都爾札布郡王間接得到國防最高會議的結論，不僅失望而且忿怒，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頗有識見，而且跟蔣介石也有相當的私誼，所以一方面安撫沙王，另一方面安排沙王進見蔣介石，終於蔣氏在官邸接見了沙王，沙王本諸蒙古民族豪邁之氣與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蔣委員長，決定把成吉思汗靈櫬遷移，至於遷到何處，行政院孔祥熙代院長裁示由蒙藏委員會會同沙王擬定妥適地點，成陵西遷已是政府的決策了。

由蒙藏委員會跟伊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幾經研商，決定將成吉思汗靈櫬暫移甘肅省榆中縣興隆山，其所以選擇興隆山，據伊克盟盟長沙克都爾札布說是有其歷史淵源，按興隆山原本就是甘肅風景勝地，其東是榆中川，西則為蘭州屋脊馬御山，牧草豐美；山巔有兩處火山口，其中蘊積清

澄的礦泉水；南北都是崗巒起伏的山丘，芳草如茵，喬木、灌木參差其間，形成一座天然牧場，自古以來這裡就是各游牧民族拼死爭奪的好牧場。西元 1222 年（南宋寧宗趙擴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完顏珣元光元年），成吉思汗命大將者別等率大軍北越高加索入阿蘭部占領欽察草原的同時，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討伐西夏，就駐軍於榆中馬御山麓的馬蓮灘，當時就深感此處水豐草美，景色宜人；四年之後，也就是西元 1226 年秋，成吉思汗又親率大軍討伐西夏，在攻克甘州之後，與部眾在阿爾布和草原上追逐野馬取樂，已高齡六十五歲的成吉思汗不幸墜馬受傷，而且傷得不輕，經部特提議到興隆山，因為興隆山盛產草藥能治百病，山上佛、道寺廟眾多，成吉思汗選了一座「眼光殿」，他命部屬在殿旁搭建帳篷，也即俗稱的蒙古包住下，部將們問何以不住進眼光殿？成吉思汗回答說我生於蒙古包，長於蒙古包，此生已與蒙古包連為一起，再說此殿為佛的眼光，如果住了進去，豈不是我就沒眼光了？興隆山景色優美，在此成吉思汗養好傷，因此對興隆山有特別的感情。蔣委員長聽了這一段掌故也就同意把成陵遷到甘肅興隆山，而且蔣氏更深一層體會到成陵對蒙胞、對全中國抗日的重要，於是要沙王趕快返回伊克昭盟，督促何柱國、白海風全力護陵，等待遷移。

1939 年二月八日沙克都爾札布郡王離渝返回伊盟，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最高國防會議舉行對沙王的報告特別會議，通過由蒙藏委員會蒙事處處長楚明善起草，用於成陵遷移的十條標語（按楚明善係山東人，抗戰勝利後，曾代表蒙藏委員會赴外蒙古參觀外蒙公民投票）這十條標語像「紀念成吉思汗要精誠團結」、「紀念成吉思汗要服從最高當局」等，在今天看起來令人覺得好笑，可是當年卻由蒙藏委員會即刻傳送成陵遷移途經各省選用；國防最高會議並責成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擬定具體移靈辦法，幾經酌磨，終於擬定相關辦法，呈請蔣委員會批示，當時蔣當面指示吳、賀說：成陵所經各省都要舉行隆重的迎、送儀式，通過這種儀式表達對成吉思汗的尊崇，並激發全國民眾效法成吉思汗善處逆境，以少勝多的精神，進而發揮全民抗日意志，可見蔣介石對遷移成陵一事的重視。蔣氏當時並核定由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全權辦理移陵事宜，另派楚明善、軍事委員會邊事科長唐井然、伊盟

郡王旗協理合吉貢布札補爲遷移護送專員，由楚明善兼任遷移護送主任。

爲慎重其事，要舉辦隆重的啓靈儀式，於是蔣委員長又指派伊克昭盟盟長沙克都爾扎布、郡王旗扎薩克圖布吉升巴雅爾、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儀、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第二十二軍軍長高雙成、歸化土默特總管榮祥、綏境蒙旗自治指導長官公署參贊石華嚴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等軍政大員爲啓靈致祭官，並指伊盟盟長沙王爲主祭官，從此項啓靈致祭官的人事安排，可看出蔣氏對成陵遷移一事的慎重處理，尤其以沙王爲啓靈主祭官，而綏遠省主席傅作儀只是致祭官（綏遠省境內有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實際上省主席地位高於盟長），可以看出蔣委員長在處理移陵一事上，對蒙人的重視。至於遷移地點先遷到甘肅榆中興隆山，如有必要則再遷到青海。

至於遷移路線，則由伊盟伊金霍洛以駝驕先到榆林，然後再改搭汽車到西安，再轉至甘肅榆中，並責由第二、第八、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負責成陵遷移沿途的警備事宜，這裡所謂第二戰區是指山西省、綏遠省、晉陝邊區一部分，司令長官是閻錫山；第八戰區是指寧夏、甘肅及青海地區，司令長官由蔣委員長兼任；第十戰區是指陝西關中、漢中地區，司令長官是蔣鼎文，可以說是中國西北地區精銳部隊全部擔負起成陵遷移沿途的防衛任務，務期移陵過絕對安全，以示國家對這位蒙古偉人的尊崇。爲了確移陵過程順利以及護陵人員的事權統一，蔣委員長還特別於 1939 年四月二十四日致電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字頌雲），這封電文全文如下：

西安程主任頌雲兄：密。

案據蒙藏委員會轉據壹（伊）克昭盟沙克都爾扎布簽請將成吉思汗陵櫬遷移，免被敵偽竊據利用等情，經最高國防委員會議決，准予遷移，并經核定暫遷甘肅榆中興隆山，茲希轉敕准辦下列各項：

（一）準備一噸半以上之卡車十輛帶油交由中央護送靈櫬人員支配使用。

（二）希派憲兵或得力部隊六十名交由中央護送人員指揮隨靈護衛。

（三）成靈定由伊金霍洛經榆林轉西安赴榆中，希轉敕沿途軍

政長官迎送致祭，并妥善保護。

(四)成靈抵達西安時，軍政長官應迎送致祭，并妥善保護。

以上四項，希妥慎機密辦理。其餘應辦事項，應由中央護送人員商承辦理必要。

渝。

中正。

敬辦四（印）

電報發出後，日本攻占海南島，中日之戰如火如荼的進行，日本的侵略攻勢有如破竹，更加緊了成陵的遷移準備工作。然而就在此時事情有了變化。

原來一心想當「蒙古王」的德穆楚克棟魯普，眼見中央竟然要遷移成陵，等於打破他原先想要侵奪成陵，然後挾持蒙古人的幻夢，於是喊出了「成吉思汗是蒙古人民的祖先靈櫬應當和蒙古人民共存亡」的口號，希圖蠱惑蒙古人民起而反對移靈之舉，並且誣譏伊盟盟長兼護衛成陵吉農沙王，說他到重慶名義上是代表達爾扈特人要政府保護成陵，真實的目的是要跟漢人合謀，出賣蒙人，把偉大祖宗骨頭給賣了，更含血噴人的說沙王接受了國民政府十萬法幣的賄賂，這些謠言在蒙古草原很快的散佈開來，一時之間有許多蒙人竟然信以為真，居然揚言要置沙王於死地，沙王此時大有身陷「周公恐懼流言日」的困境，然而德王又進而揚言成吉思汗靈櫬安放伊金霍洛是聖祖生前的遺願（蒙人稱成吉思汗為聖祖），而且伊金霍洛是風水寶地，決不能移動，誰移動了靈櫬，都將是蒙古人民的災難，這些說法可以說是危言聳聽，在鄂爾多斯草原上形成一種風暴，而沙王正處於這風暴的中心，他一時感到孤立無援，幾乎陷於四面楚歌之中，甚至不敢回到沙王府，而躲到札薩克旗的圖王府中，後來由蒙藏委員會吳忠信委員長呈請行政院下達命令，保護移陵安全，並確定由蒙古游擊軍第二區司令陳玉甲為護靈總指揮，這下才讓五百戶達爾扈特人安了心，幾經磋商，達爾扈特人推請德高望重的補英巴圖那遜及巴斯那孟克為代表，聯名向全國發出通電，表示擁護中央遷成陵的決策，以及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的決定，這份通電刊於 1939 年六月二十六日〈民國日報〉這下移陵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全部完成，終於在 1939 年六月八日啓靈移陵儀式先按民國

禮制進行，禮成後，再依據蒙古傳統儀式行禮，這儀式是：

全體肅立。

主祭人、陪祭人就位。

奏樂、擊鼓鳴號。

祭祀樂舞。

敬獻祭品。

行高典禮，恭讀祭文。

瞻仰成吉思汗陵。

謁陵掃墓。

禮成。

前項恭讀祭文，是由蒙藏委員會蒙事處長楚明善宣讀，全文刊登於1939年六月二十六日〈民國日報〉，令人覺得奇怪的是祭文居然是極其流暢的白話文，如果有興趣可以按圖索驥，全文很長，這裡就不加引錄。移陵隊伍有步、騎官兵七百多人、文武官員、蒙胞、達爾扈特人等一行一千多人，冉冉西行，經過十一天到達蘭州，這十一天可說是處放驚濤駭浪之中，因為：

德穆楚克棟魯普以及日本軍閥，一見既然無法把成吉思汗陵寢留在伊金霍洛，以便占領後用以挾持蒙古人，於是玉石俱焚的歹計油然而生，竟然想用日本飛機在半路加以炸毀，於是移靈隊伍一路上都要預防日機的轟炸。六月二十一日經過延安時，中國共產黨由陝甘寧遼區政府秘書長代表各界進行拜祭，並宣讀祭文，全文如下：

「維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謝覺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代表滕代遠、陝甘寧邊區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謹以清酌庶糧之儀，致祭於聖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曰：

日寇逞兵，為禍中國；不分蒙漢，如出一轍。囂然反共，實則殘民，漢蒙各族，皆眼中釘；乃有奸人，譎然附敵。漢有漢奸，蒙有蒙賊；驅除敗類，整我陣容。抗戰到底，大義是宏；頑固分子，準投降派，磨擦愈凶，敵愈稱快；鞏固團結，唯一方針。有破壞者，群起而攻。元朝太祖，世界英傑，今日

郊迎，河山生色。而今而後，五族一家，真正團結，唯敵是  
 撾。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雖艱，在乎努力。艱苦奮鬥，  
 共產黨人，煌煌納領，救國救民；祖武克繩，當仁不讓，大旱  
 雲霓，國人之望；清源獄獄，延水湯湯，此鞠此志，寄在酒  
 漿；尚饗。」

六月二十二日移陵隊伍繼續西行抵達甘泉縣，晚間抵洛川縣城，並在  
 洛川打尖，次日抵黃陵縣橋山，經當地官員引導下，成陵西遷隊伍走向橋  
 山黃陵，護陵官貢布札補率達爾扈特向軒轅廟大殿的軒轅像前行三跪九叩  
 大禮，並在軒轅柏種下一棵柏樹，據說在 2004 年時，這棵柏樹已經長得  
 既高又大，茂密的樹葉有如翠綠的華蓋。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抵達宜君縣，二十四日抵耀縣，下午到三原縣，晚  
 間向咸陽前進，西安已經遙遙在望，二十五日下移陵隊由咸陽向西安駛  
 來，西安是周秦漢唐的千年古都，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他也兼陝西省主  
 席又是十戰區長官，身兼多職可說是國之重臣，這天也親自到西安城外郊  
 迎，天水行營主任程潛、陸軍官校第七分校主任胡宗南也參與郊迎，這天  
 可說是西北地區的一大盛事。六月二十五日傍晚六時五十分移陵車隊進入  
 西安，在西安鐘樓舉行了盛大祭典，蔣委員長特派程潛宣讀一份祭文，這  
 也是國民政府中樞致祭成陵最高當局派代表宣讀祭文的開始，這篇祭文用  
 詞典雅，可惜年隔久遠，久些字跡模糊，已無從辨識，但全文仍極具可讀  
 性、更具參考性，現將全文引錄如下：

「維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  
 中正，派天水行營主任程潛，謹以香花酒醴之儀，致祭于元太  
 祖靈櫬之前；深泡不乾，堅石難碎。惟穆特津，□越儕輩。啟  
 遠開基，聖武帝□。十世雄長，一并弱味。□□羔兒，□爾言  
 悖。劍及颯馳，蹶若□□。鄂諾河上，神堯封內。黃屋星□，  
 鐵騎雲隊。薛禪繼武，恢宏帝載。用夏蠻夷，立經垂誨，規模  
 震古，謨烈希代。□叶守成，祖訓無廢。起□谷石，弓劍懷  
 愛。玉匣珠襦，龍庭壅塞。祁連站高，陪陵榻佩。東海沸騰，  
 中原橫潰。上都陸沈，孝陵無穢。乃眷西顧，金天茂對。平城  
 南指，和林東背。大河如練，隴阪浮黛。□□□節，□黎瞻

戴。于何□神，玉門行在。漸被流沙，如見英概，昭祀祇配，  
仰切云□。頌工藻□。神契冥漠，誠□□晦。」

六月二十七日，移陵隊往離開咸陽一路向西，一路經過醴泉、乾縣、永壽、彬縣，所經各縣都舉辦了盛大的祭典，二十八日車隊進入甘肅省境，甘肅省長朱紹良特派代表甘肅省參議會議長張春浦前來迎靈，車隊經過涇川、平涼，二十八日在涇原打尖，二十九日車隊出六盤山，馳向定西，就在這時有五架日本飛機而且是轟炸機飛臨西安上空，而且向西飛去，目標顯然衝著成陵車隊，於是立刻透過電台通知第八戰區要定西部隊以最快的速度迎向移靈車隊。做好防空措施，楚明善當機立斷要車隊立即到路邊高粱地裡隱蔽起來，護送的憲兵與達爾扈特也立刻偽裝起來，隱蔽在靈車旁以護衛靈櫬，就這樣在驚恐中過了一夜，日機沒有扔下炸彈，不知道是車隊隱藏的好，沒讓日機發現，還是日機並不是衝著移陵隊伍而來，這是一段公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但移陵隊著實虛驚了一場。

六月三十日終於到了甘肅榆中興隆山太白山，七月一日下午二時正式舉行安靈儀式，由甘肅省主席朱紹良主祭並親自誦讀祭文，這篇祭文擲地有聲，這裡全文加以引錄如下：

「維中華民國二十有八年七月一日第八戰區司令長官、甘肅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恭率僚屬謹以香花清酒牲淆之儀，敬祭于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前曰：亘古英雄，民無能名。鳴鋒專征，止戈為武。乃蠻亂德，難逃涿野之誅鋤；遼夏不庭，爰正朔方之撻伐。橫絕沙漠，驚雷閃電；縱橫萬里，功無與侔。志匡社稷，吞吐山河；武烈文謨，邁古鑠今。是用民族之共戴，亦由我武之維揚。伊金霍洛，靈寢巍然；稍就陵夷，忽遭窺覷。狂倭蠢犯，飛海鷗張；侵占我版圖，奴役我民眾；神州到處，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備受壓迫。國人齊起，共赴殤難；必遏凶鋒，雖死無二。洎今搏戰，卓絕兩載；敵勢已竊，內外周遮。乃其既敝，磔彼長蛇；還我國土，光復故物。敢告王靈，庶幾克家。神其降止，風馬雲車。今日者，掃一抔之仙塵，俎豆虔供；靖萬國之方輿，河山不改。時屆仲夏，典循夏祭，伏冀靈霄雷雨，助華夏之中興；



復旦星雲，啟神州之景運。伏維尚饗。」

從此成吉思汗陵寢就暫居在興隆山，而同時抗戰正激烈的進行，民國三十年十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奉命出任甘寧青黨政考察團團長，先到甘肅視察，當時蔣委員長並沒有忘記成陵移厝興隆山，所以特命吳忠信前往興隆山太白金宮代表蔣氏致祭成陵，這是中央指派代表致祭成陵之始，關於這次致祭成陵詳情，首節所指周昆田先生大作載有詳情，於此不贅。

抗日戰爭繼續進行，成陵也依然暫厝甘肅興隆山太白金宮直到抗戰勝利，依然如故，緊接國共內戰，兵連禍結，國民政府根本無暇想到成陵之事，民國三十八年夏，中共向西北挺進，負責在興隆山守衛成陵的國民政府軍隊完全撤退了，只有世世代代護靈的達爾扈特在煙硝戰火中，依然忠心耿耿的護衛著成吉思汗陵寢。

#### 四、結語

成陵遷往甘肅榆中興隆山太白金宮後，抗戰正激烈進行，民國三十年中樞曾派吳忠信代表最高當局前往致祭後，中央以抗戰的緣故，對遠在興隆山的成陵再也沒有加以聞問，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時國民政府一則忙於接收、復員，再則國共已經掀起內戰，三則制憲國民大會正在熱鬧上演，國民政府忙得焦頭爛額，成陵還厝一事，早已置諸腦後。

1949年，國共內戰方酣，而且中共節節獲勝，西北馬家軍想趁天下大亂之時擴充地盤，認為只要奪得成陵，就可以讓內蒙蒙人俯首聽命，就在這年七月三十一日，派了一些兵及兩輪卡車在夜間奪取了成陵，在慌亂中把大汗靈櫬及各種神器胡亂堆放在一輛卡車上，又把守護靈櫬的達爾扈特趕到另一輪卡車，連夜開回馬家軍的老巢青海西寧，把靈櫬存放塔爾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僅僅一個月又六天之後，中共軍隊攻入青海，對成陵舉行了拜祭，但是靈櫬仍然停放在塔爾寺。

1953年六月，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應蒙人要求要把成吉思汗靈櫬遷回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當時中共總理批准了這份請求，並且撥了八十萬元人民幣在伊金霍洛新建成吉思汗陵園，近年來許多人曾到內蒙旅遊，成陵

就成為必遊景點之一。1954 年三月十五日，由伊克昭盟長鄂其爾呼亞克圖（原盟長沙王已辭世）、達爾扈特鄉長寶鎖兒（中共於 1958 年將原郡王旗扎薩克旗合併為伊金霍洛旗，把成陵所在地設為達爾扈特鄉）、呼倫貝爾盟（現已改設為呼倫貝爾市）甘珠爾廟嘎拉僧活佛（甘珠爾廟為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之本廟，甘珠活佛隨政府來台，於民國六十八年圓寂，未再轉世）等二十九人，組成迎接成吉思汗臨櫬還厝伊金霍洛代表團，四月三日迎回呼和浩特，四月七日還厝原來成陵地點，四月二十三日（農曆三月二十一日）在伊金霍洛舉行盛大祭典，此後每逢農曆三月二十一日都有蒙人前往致祭。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初，百廢待舉，初無暇考慮到成陵之事，當時旅台蒙人有四、五百人之多，想到成吉思汗崛起之初，處於逆境，終於憑他善處逆境、知人善任，卒能削平漠北各部落，進而建立蒙古帝國，更為後來元朝奠下良好的基石，蒙元疆域之廣袤，雖希臘的亞歷山大帝，猶未之能比，因此透過蒙籍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籲請中樞舉行致祭成陵大典，當時蔣介石總統也以成吉思汗精神足堪師法，也就同意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責成蒙藏委員會辦理中樞致祭陵大典，並且指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代表總統主祭，以至於今。由於成陵曾經遷移甘肅興隆山，這一段史事大多數都已經知之甚稔，但國共內戰方酣之祭，成陵曾被西北馬家軍奪往青海塔爾寺，則知之甚少，特參考有關文獻撰就本文以為今（2009）年成陵大祭獻禮，或許尚有疏漏之處，尚祈熟稔此段史事之先進、碩儒有以指正補充。

（本文於 2009 年 1 月 1 日投稿，於 2009 年 2 月 20 日審查通過）

# 南亞時局與中印關係<sup>1</sup>

吳楚克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 摘 要

南亞在當前國際格局中的作用與中國戰略地位的變化密切相關，孟買爆炸案以後，南亞局勢與中印關係出現了一個轉折點一些過去不明顯的地緣戰略特點開始顯露出來。因此，以新的視角觀念分析南亞時局和中印關係就變得緊迫而重要。

關鍵詞：南亞 中印關係

在進入 21 世紀後，中國的地緣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促使這些變化的因素，就內在因素而言，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政府生態日益開放。就外在因素而言，首先是台海局勢緩和，兩岸關係朝著符合兩岸人民利益的方向發展；其次是中俄關係穩定健康，俄羅斯強硬回歸國際政治主流；其三是美國深陷伊戰和金融危機，美中依賴性加強。這三方面的變化，促使中國外部地緣安全的總體格局朝著改善的方向發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孟買爆炸案把過去沒有提到首要位置的影響中國地緣安全的南亞時局和中印關係以緊迫的方式提了出來。

目前，南亞的時局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印度處於各種矛盾多頭爆發的狀況，急於擺脫困境，理順國內國外關係。經濟發展後勁不足，國民生活改善不明顯，民族宗教矛盾衝突激烈，周邊國家關係不暢。

---

<sup>1</sup> 本文是教育部重大攻關課題“跨界民族與中國地緣安全”中期成果。

印度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經濟快速發展導致民族矛盾和宗教衝突加劇，在印度嚴格的等級制度下，絕對貧窮人口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因部分高等階層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呈現加劇勢頭，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社會狀況將絕對遏止經濟的平衡發展，這正像一個想僅靠胸部以上健康發達而胸部以下臃腫虛弱的人快速奔跑一樣，問題還在於目前的政治體制無法解決這種矛盾，印度式的民主決定了它的政府只能是一部分人利益的代表，因而無法實施整體社會的改革。

印度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是國內民族主義潮流占據主導地位，急於顯示國際大國形象和地區霸主的權威。印度式的民主政治生態逐漸導致各政治派別只有依賴喚起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來募集支持率，然而，超出實際控制力的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它使執政黨無法正確判斷局勢，提出符合實際的政策策略，也使盲目的“民意”變成控制政治勢力的“風向標”，結果，印度政府在國內重大政策和國際重大事件中不是縮手縮腳，就是盲目冒進。孟買爆炸案的處理情況就是典型。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因為民族主義情緒不是聽從政府的政策，而是一種社會潮流，一旦形成泛濫之勢，任何政治勢力只能服從於它。

印度出現這種情況的外部原因是美國的利用。盡管印度國內清醒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們強調自己決不成為任何第三方的平衡力，然而，事實上依然沒有擺脫成為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發展的一個重要棋子。因為，印度國內政治勢力都想利用國內民族主義思潮，就必然要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無論從中印邊境戰爭，還是到中國支持巴基斯坦，還是西藏問題，印度都有理由把中國提到對手的行列，這就使印度不想被美國利用都不容易，而印度扮演這種角色，結果是破壞了地區穩定和周邊貿易環境，在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都從中國獲得巨大貿易利益的時候，印度卻保持了“冷靜”。

此外，印度政府沒有能力正確地解決部族和宗教矛盾，由此導致印巴之間克什米爾問題無法解決。因為，印度國內民族主義占據了政治號召力的首位，任何一種呼喚起民族主義情緒的舉動，如游行、罷工、暴動、自

殺式爆炸，甚至自焚都會成為人們敬佩的英雄或者榜樣，那麼，為了一個集團的利益採取上述舉動也就不足為奇了，執政黨和在野黨都無法超出這種集團利益之上，因而：任何決策也就無法獲得雙方的支持並貫徹下去。印度國內部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核心是集團利益歸屬，在未來發展的基礎上還有希望出現解決的時機，而克什米爾問題涉及領土和宗教，那一個黨執政都不敢言和，在印度國防力量強大起來以後，更是彰顯政府強有力的關鍵地方，所以，衝突在所難免。

第二、巴基斯坦面臨國內緊迫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一時還無法強力應付印度的挑戰。

穆沙拉夫下台後，巴基斯坦政局處在調整階段，目前，還沒有出現一位像被刺身亡的布托女士那樣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根據巴基斯坦近年來的政黨更迭情況看，穆斯林聯盟和人民黨都需要第三方或者軍方的支持才能形成強力政府，這需要一個外部環境的刺激才能加速第三方的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孟買爆炸案有利於巴基斯坦國內團結和政府強力形象，目前，巴基斯坦政府如何處理涉案組織和人員將是對執政黨的嚴重考驗，做的好，就會贏得人心，鞏固執政地位。做不好，有可能導致新政府下台或者聯合政黨退出。我們正在拭目以待。

此外，由於巴基斯坦處在美國反恐戰爭的前沿，同時，巴基斯坦也是唯一的“有核”穆斯林國家，使美國既不得不依靠，又不得不但心。巴基斯坦利用美國的實際要求，與印度展開爭奪，以此平衡美國因巴基斯坦與中國友好而更願意靠近印度的心理。事實上，無論印度還是巴基斯坦，與美國的戰略伙伴關係都不是國內政治的需求，而是遏制第三方國家利益的需求，巴基斯坦更是如此，如果恐怖主義不直接針對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可能會有更多力量投入到國內經濟發展上，以爭取與印度的競爭實力。

第三，尼共上台和尼泊爾政治制度改變，是南亞政治時局的一個重大轉折。尼泊爾政局的演變向世界展示了一個新的政治變革圖景，所有正直的人們都注意到貧窮的社會主義通過議會革命所要達到的目的，它是公

平、合理、正義和自由的開始，然而，恰恰是那些最愛講民主自由的國家卻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支持獨裁和暴力。尼泊爾為南亞政治生態的改善提供了一個窗口，也暴露並遏制了印度試圖充當南亞霸主的心態，尼泊爾的未來發展終將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它證明一個信仰毛主義的政黨能否把一個落後國家建設好，即使他們實際政策和策略到底是什麼並不重要。

第四，斯里蘭卡政府打擊泰米爾分離主義勢力獲得重大進展，將改變印度洋的政治格局。2009 年始，斯里蘭卡政府軍幾乎攻陷了泰米爾猛虎組織盤踞多年的全部地盤，使印度對斯里蘭卡的影響力下降到最低，這個戰略地位重要的島國，苦於國內分離主義戰爭導致的混亂和困苦，如果徹底平定分離主義勢力，斯里蘭卡將會在南亞政治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的地緣安全戰略中，南亞因為中印邊界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而處於敏感狀態，特別是印度在發展核武器和國防力量時，自稱是針對中國。這個曾經飽受苦難被殖民統治了幾百年的民族，一旦建立起獨立國家後卻繼承了那麼多殖民主子的精神遺產，在上個世紀 60 年代初，新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實施邊境自衛戰，狠狠打擊了印度的擴張野心，這個靠英國精英教育構築起來的政府和軍隊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實質上是帝國情結強行嫁接到印度民族主義的土壤裡收穫的第一枚苦果，顯然，印度並沒有從中品味到戰爭背後的真正含義。因此，中印關係也一直籠罩在陰影裡，目前，中印關係存在如下特點和發展趨勢：

首先，印度政府不能正確對待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中印邊境戰爭，在編造歷史和輿論上迎合民族主義情緒，難以走出歷史陰影。這種情況影響中印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影響印度的外交政策，使印度始終處在大國的博弈中，不是倒向前蘇聯，就是靠向美國。孟買爆炸案以後，印度感到需要美國的全力支持，以控制國內部族和宗教極端勢力，民意的反映也促使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穩定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為，所以，最近釋放出的信息表明，印度準備配合美國來幾個大行動，一方面抵消巴基斯坦在美國

反恐戰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扮演遏制中國發展的馬前卒。在未來較短時期內，中印關係難以有大的突破。

其次，奧巴馬上台後，美國的反恐戰略會有一個大的變化，如果是快速回縮，巴基斯坦將會從嚴峻的反恐前沿轉向國內穩定；如果美國繼續增兵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反恐戰爭也要配合下去。這決定了印巴之間不會在此期間發生大的衝突，所以，較長時期內南亞時局還不會出現“幾何式”的變化。中國會繼續加強與印巴發展雙邊關係。

其三，台海局勢緩和後，中國可以解決當前急需發展的海軍和航天工程，這與印度根本無關的事情似乎成為印度發泄對中國不滿的借口，也就成為印度準備接受美國全球反導戰略系統的理由。當然，中國發展什麼和如何發展屬於中國的內政，我們不會理睬別國的干涉，但印度的反應恰恰說明當前印度在處理與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方面陷入新一輪的“焦慮症”，結果往往是印度再一次主動使自己成為別人手裡的“一張牌”。這將可能成為目前南亞時局的一種發展趨勢。

其四，南亞時局存在的變數是中東和阿富汗局勢。如果中東局勢不能得到緩和，巴勒斯坦問題得不到最終解決，西方世界和穆斯林國家的矛盾就得不到真正緩和；同樣，北約和美國駐軍一天不從阿富汗撤走，南亞時局就天天處在不安定當中。試圖依靠軍事占領來解決問題的古老做法，在穆斯林國家尤其不適用，西方國家應該從十字軍東征以來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最終還是要通過政治和外交手段來解決國與國之間的衝突。

其五，隨著達賴喇嘛即將退出政治舞台，中國在西藏問題上將迎來一個好的解決時機，以徹底消除西藏分離主義帶來的不安定因素。印度國內輿論最近對達賴集團在印度的長期滯留提出質疑，這也從側面顯示出印度對繼續利用達賴集團要挾中國的價值表示懷疑，其實，印度從來沒有從達賴身上得到什麼好處，相反，它使中國人民對印度政府的可信度產生巨大懷疑。在中國人看來，只有敵人才會收留叛逆者，而言而無信和背主求榮是最令人深惡痛絕的惡行。印度為一個達賴背負中國人民的希望，承擔幾

代中國人內心的痛恨和不解，這將會影響未來中國在南亞問題上的決策。

總之，南亞時局正處在一個需要變動而出現了一些變動因素的時代的，因此，迅速準確地認識南亞時局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將對中國地緣安全和邊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根本上看，南亞時局的變化是整個國際局勢變化的延伸，特別是大國關係此消彼長的反映。只有各國承認各國有自己的發展權利，有自己的生存權利，西方國家承認不同文明同樣具有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世界才會多幾分和平和安寧。

（本文於 2009 年 1 月 10 日投稿，於 2009 年 2 月 25 日審查通過）



## 《法顯傳》的法顯旅行概要

許明銀

### 一、序言

佛教東傳以來，從四世紀到八世紀很多求法僧前往西域・天竺（廣義的西域，亦可包含天竺在內），在留下近二十種的傳記當中，其全存者極少<sup>1</sup>。其中最古老者，且極為有名的法顯之《法顯傳》（一名《佛國

<sup>1</sup> 散見於《隋書・經籍志》、《水經注》、《太平御覽》等的西域求法僧及東來西域僧之傳記（旅行記），有以下諸書。

- 1 法顯《法顯傳》，一名《佛國記》一卷；《眾經目錄》（594年）等著錄（現存）。
  - 2 寶雲《遊履外國傳》；《梁高僧傳》（519年）卷三本傳著錄。
  - 3 曇景《外國傳》五卷；《隋書・經籍志》（636年）著錄。
  - 4 智猛《遊行外國傳》一卷；《隋書・經籍志》、《出三藏記集》（480年左右）卷二及《梁高僧傳》卷三本傳。西行期間從後秦弘始六年（404）到南朝宋景平二年（424）。
  - 5 法勇（曇無竭）《外國傳》五卷；《梁高僧傳》卷三本傳、《歷代三寶紀》（597年）第十著錄。西行期間從宋永初元年（420年）到元嘉二十年（443）左右，比之智猛之留五印，為時更久矣。
  - 6 道晉《遊履異域傳》；《梁高僧傳》卷二（曇無讖傳）著錄。
  - 7 支僧載《外國事》；《水經注》（530年左右）及《太平御覽》著錄。支僧載當係晉時自月氏東來之沙門，其漫遊五印，乃在三摩陀羅麴多（Samudragupta）即位初葉，趨（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 320~550年左右）征服四境之大業未告厥之際，為時尚早於法顯之游印度，惜其書只存斷簡零縑，否則必足以補苴第三、第四世紀間之印度古史，可與法顯、玄奘之書成鼎足之勢也。
  - 8 竺法惟《佛國記》；《通典》（800年左右）、《太平寰宇記》著錄。
  - 9 法盛《盛國傳》二卷；《隋書・經籍志》著錄；釋道宣（596~667）的《釋迦方志》遊歷篇言：「又高昌法盛者亦經往佛國，著傳四卷」。
  - 10 道藥《道藥傳》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洛陽伽藍記》節引）。
  - 11 惠生《慧生行傳》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洛陽伽藍記》節引）。
  - 12 宋雲（官人）《家記》一卷；《隋書・經籍志》著錄（《洛陽伽藍記》節引）。
- 今有沙畹之法譯本：Ed. Chavannes, Voyage de Song-Yun dans l'Udyana et le Gandhara (518~522), 1903。馮承鈞譯「宋雲行記箋註」（馮承鈞編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戊集，所收，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1年8月台一版）pp.1-68。《魏國以西十一國事》一卷；《唐書・藝文志》（945年）著錄。
- 13 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書・藝文志》著錄，（現存）。
-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慧立撰彥悰箋，現存）。

記》) <sup>2</sup> 夙為歐美的東洋學者所注目<sup>3</sup>。蓋法顯西行所至之地，不但漢之張騫、甘英所不到，即西晉之朱士行（三世紀中葉），東晉之支法領（為慧遠〈334~416〉弟子）足迹的僅達于闐。而在顯前之慧帝、進行、慧辯〈見《三藏記集》（480 年左右，卷八）只聞其出，而未聞其返。若康法

14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現存）。

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現存）。

15 無行《中天竺國傳》；慧琳（783~807）集《一切經音義》卷一百著錄。

16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三卷；《敦煌石室遺書》所收；T.50·2089〔一〕。

17 悟空《悟空入竺記》；《大唐貞元新譯》、《十地等經記》；T.51·2089〔二〕。

為研究當時迦濕彌羅佛教之好資料。今有烈維及沙畹二氏之法譯本：S. L'evi et Ed. Chavannes, *L'itairite d'Ou-K'ong* (751~790). *Journal Asiatique*, 1895, tome VI.

18 王玄策（官人）《中天竺行記》十卷；《唐書·藝文志》著錄；唐道世（？~683）撰《法苑珠林》（668）年中節引（卷四·五·六·八·十六·二十九·三十五·三十八·五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九十一·九十八·一百）。據上所引，或名《王玄策行傳》，或名《西國行傳》，或名《西域行傳》似皆為《中天竺行記》之殘文。當時別有一官書名《西域志》，亦名《西國志》，志六十卷，《圖書》四十卷，奉敕撰於乾封元年（666），乃取材於王玄策及玄奘行記之撰述。此書亦散見於《法苑珠林》之中。今藏本錄《唐王玄策中天竺行記並唐百官撰西域志逸文》（T. 51·5089〔八〕·995 2-0）。法人烈繼言：其原書之價值，當不減於玄奘之記述也。Sylvain L'evi, *Les Missione de Wans Hiuen ts'e dans l'Inde*. *Journal Asiatique*, 1900, tome XV.馮承鈞譯〈王玄策使印度記〉，收入《史地叢考》pp.40-56。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8 年 3 月台一版。

19 繼業《西域行程》，今佚：范大成著《吳船錄》（一名《出蜀記》）節引。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沙門繼業率僧徒三百人游印度達三年之久。今藏本錄《繼業西域行程》，宋范大成撰《吳船錄》卷上，峨眉山牛心寺記。（T. 51·2089〔三〕·981b~982c）。

以上十九種傳記（旅行記）當中，全存者只有 1、13、14，而隋以前者，只不過只有《法顯傳》以完整形態留下來。參閱：梁啟超「中國印度之交通亦題為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學研究十八篇》所收，中華書局·北京，1989 年），pp. 103-136；向達「漢唐間西域及南海諸國古地理書收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新華書局·北京，1957 年 4 月第 1 版；197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pp.565-578.

<sup>2</sup> 其各種名稱及出處。參閱：拙文〈西域求法僧法顯與《法顯傳》〉，擬於《法光雜誌》刊出。

<sup>3</sup> A. Remuszt 《Foe-koue-ki, ou c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gues》Paris, 1836（英譯：J. W. Laidlay, Calcutta, 1848）。

S. Beal 《The Travels of Fa Hian and Sung 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London, 1869（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1884 所收）

H.A.Giles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London and Shanghai, 1877（改譯：The Travels of Fa-hsien, or Record of the Baddhistic Kingdom, Cambridge, 1923. Rontleage & Kegan Paul, 1956, 1959）

J. h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Fa-hsien》Oxford, 1886.

其他中、日文研究書目，請參閱注 2 拙文。

朗未聞其至天竺（見《梁高僧傳》卷四本傳）。至於于法蘭，於東晉穆帝中（345～361），遠適西域，終於象林（見《梁高僧傳》卷四本傳）。故海路並遵，廣游西域，留學天竺，攜經律而返者，恐以法顯為第一人。此其求法所以重要者一也。印度史籍，向不完全，多雜神話。而于闐、龜茲、大月氏等諸國佛教久已湮滅，傳記無存。欲追尋古代十一、二世紀以前佛教在該地之發展及流布，殆亦不可能，而只有探求於漢文之游記類。法顯的《法顯傳》，載其時西域・天竺之佛教及印度文化甚詳，故在解明四、五世紀西域、印度、斯里蘭卡乃至南海諸國文化，其求法之重要者二也。法顯既歸國，先至健康（今南京），天竺僧禪師佛馱跋陀覺（Buddhabhadra，覺賢）譯經約百餘萬言，其中《摩訶僧祇律》（乃是《大眾律》）為佛教戒律五大部之一。而其攜回之《方等泥洹經》二卷（或三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開後來義學之一支。此乃法顯求法之所以重要者三也。<sup>4</sup>

## 二、《法顯傳》的刊本

本書的刊本已由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氏，在其大作《考證法顯傳》（初版，三省堂，1936（昭和 11）年；再版增補版，法藏館，1940（昭和 15）年，改稱《法顯傳中亞・印度・南海紀行の研究》），作了詳細的考證，今參考其論點，再納入日本另一學者長沢和俊氏著作<sup>5</sup>，以及章巽氏<sup>6</sup>觀點，綜述如下：

### 甲 北宋版《法顯傳》

1 東禪寺本 日本東寺及醍醐寺所藏，崇寧三年（1104）刊；為今存

<sup>4</sup> 湯月形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中華書局・北京，1983年，pp.270-271。按：羅升的弟子道生（355～434），首先研究東晉義熙十四年（418）所譯出的《大般泥洹經》六卷，他深究經的本義，提倡經內未宣說的一闍提（icchantika，斷善根。欠缺可以成佛之素質者）可以成佛之闍提成佛說。人們以此違背經的邪說加以排斥，其後北本《涅槃經》40卷本傳入建康時，經中宣說此說法，故人們驚嘆道生之卓見，於是形成重要的涅槃學派。

<sup>5</sup> 長沢和俊譯註《法顯傳・宋雲行紀》，東洋文庫・平凡社，1979年10月2版，pp.223-228。

<sup>6</sup> 章巽「《法顯傳》的宋刻本和金刻本」（《向達先生紀念論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所收）pp.522-534。

的《法顯傳》最早印本。

2 開元寺本 日本宮內廳圖書寮及知恩院、舊金澤文庫所藏，紹興十八年（1148）刊。

## 乙 南宋版《法顯傳》

1 思溪藏本 於南宋紹興二年（1132）在湖州思溪圓覺禪院雕印，北京圖書館收藏；另外，日本增上寺及川越喜多院收藏，嘉熙三年（1239，增上寺本）刊。一般認為於淳熙二年（1175）在湖州（後改名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寺（以下簡稱思溪資福藏本）始工開印，其中的《法顯傳》係嘉熙三年（1239）印造。上述增上寺本，乃日僧傳曉入宋，於日本後宇多院建治元年（1275）請回，時在南宋德祐元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故得知是思溪資福藏本。思溪資福藏本與思溪藏本版式完全相同，皆每版三十行，每行十七字，字體相似。

## 丙 高麗版《法顯傳》

1 舊版 高麗顯宗二年（1011）刊、燒失。

2 新版 高宗二四年丁酉（1237）刊。

## 丁 磧砂藏本《法顯傳》

磧砂藏版開雕於約 1225 年，印經所在地是平江府（今蘇州市）東南陳湖北叫做磧沙的一個沙州，與思溪藏本和思溪資福藏本的印經所在地湖州歸安縣（今吳興縣）東南叫做思溪的一個農村，兩地都在太湖之東南，相距不過二百里左右。磧砂藏本即以思溪藏本為底本，略加校改而開雕的。

## 戊 趙城藏本《法顯傳》

藏於北京圖書館的金刻本《趙城藏》本，其刊刻年代（約從 1148 年到 1173 年）相當於南宋初期，原存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為世界孤本，極為珍貴。其中的《法顯傳》，現收藏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sup>7</sup>。

<sup>7</sup> 該所的《集刊》（1974 年第四十五本第三分）載有饒宗頤氏〈金趙城藏本法顯題記〉一文，從收入《選堂集林·史林》下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82 年版。

己 寫經《法顯傳》

- 1 石山寺本 寫本年代不詳。
- 2 南禪寺本 應永七年（1400）刊。

庚 《佛國記》

1 原刻《秘冊彙函》《佛國記》（1620 年左右刊）。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7 年 12 月台一版，印有《佛國記》一書，前面有「四庫全書提要」，後面有明沈士龍、胡震亨各一跋語，全書有 1+24 頁，應即是此刻本。

2 《津逮秘書》本《佛國記》（1630 年刊）。

這些刊本的前後關係，據足立氏的推定如下：

\*東禪寺本（1104）→開元寺本（1148）→石山寺本（？）。

\*思溪藏本（1239）→元藏本（1290 年左右）→南禪寺本（1400）→明藏本（1600 年左右）→秘冊彙函本（1620 年左右）→津逮秘書本（1630）→現行說郭本等。

\*高麗本（新版，1246）。

亦即，足立氏指出現存的法顯傳祖本有以下三系統：

甲 北宋本，即東禪寺本或開元寺本系統。

乙 南宋本，即思溪藏本系統。

丙 高麗新版天藏經本系統。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得出從北宋版的東禪寺本及其化身開元寺本，一傳而為南宋版的思溪藏本及其後身思溪資福藏本，又傳而為元、明諸本，這便是《法顯傳》刻本在南方的一個流傳系統。

不過，長沢氏認為北宋本《法顯傳》每行十七字，南宋本也大部分如此；但是字句有異同處，特別是在增字地方，每行是十八字或十九字。也就是說，可以說南宋本是以北宋本為底本，在校勘異本、校訂誤字之後重新開版的。因此，他認為《法顯傳》刊本的前後關係，以嚴謹的意義來說可視為有二個系列，即：

A 東禪寺本→開元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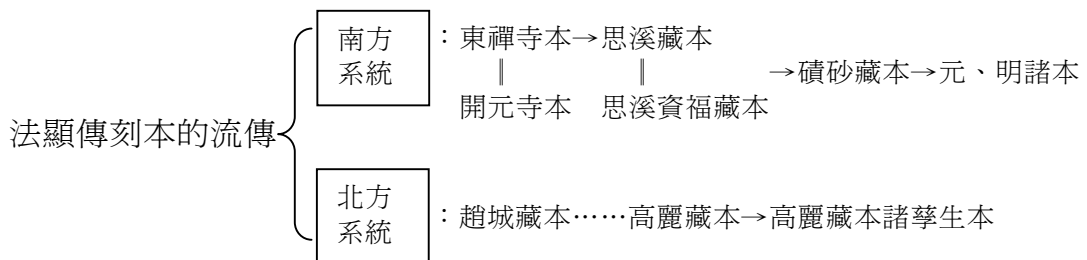
A' 思溪藏本→元藏本……

B 高麗大藏經本

長沢氏的看法雖屬合理，但是他以開元寺本（1148）爲底本，而未以早它十六年的思溪藏本（1132）爲底本。再者，思溪藏本據以校改翻刻的底本是東禪寺本（1104）而非開元寺本。所以思溪藏本與開元寺本之間沒有直接關係，和思溪藏本有密切關係的乃是東禪寺本，思溪藏本乃是據東禪寺本而認真校訂增改過的翻刻本，是一個有北宋之長且經過校改的好本子。的確，思溪藏本雖以廣義的 A 系列本作爲底本，但是細部方面留下相當多的歧異，因此，今後《法顯傳》的校訂仍應該用東禪寺本、開元寺本及其他本子來改正<sup>8</sup>。

再者，《大正新脩大藏經》所收的法顯傳（T. 51·2085）以高麗藏本爲底本，它是和北宋本、南宋本、宋明元藏本等校對的。但是此藏本有很多僞錯處，尙非善本。這裡我們可以窺知擔任校勘高麗大藏經的開泰寺僧統守其之學識及熱誠，不過試著仔細檢討北宋本、南宋本，由於守其勢其高才屢見隨意竄改經文，感覺容易閱讀；不過有不少地方變成表現出重複出現的情形。

最後，《大正藏》的《高僧法顯傳》（T. 51·2085）與趙城藏本之間，有許多獨特的相同之處。這裡有可能兩者出自相同或相近之祖本，即高麗藏本曾以趙城藏本爲祖本或祖本之一種，這可說是《法顯傳》刻本在北方的一個流傳系統，總之，《法顯傳》刻本自北宋後期以後的流傳情形，似乎可列表如下：



由此觀之，長沢氏曾以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本作爲底本，嘗試《法顯傳》的校訂，名爲《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注》（鹿兒島短期大學研究紀要第六號所收），不過《法顯傳》以嚴密地東禪寺本（不是

<sup>8</sup> 參閱：註 6 章巽，前引文，p.528，p.531；以及註 5 長沢和俊，前引書，pp.224-225。

他提到的北宋本）爲底本，尙未問世。

### 三、法顯的旅行概要

接著，擬就法顯西行的路線，其主要通過地區及相關問題等敘述一下：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後秦弘始元年（東晉隆安三年，399），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從長安出發，至天竺尋求戒律。一行人通過陝西省隴縣，至西秦天乞伏乾歸（乾歸國）的居城苑川夏坐。夏坐乃印度的佛教徒從 5 月 15 日起兩期三個月的專心修行，中國・日本的佛教徒乃從 4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由於擔心雨期外出踩死草木小蟲而在洞窟或寺院修行，又稱做安居。因此，推定一行人從長安出發是在隆安三年三月中旬左右。

乾歸國的夏坐訖，前行至僣檀國。僣檀國是南涼景王禿髮傉檀（在位期間，402～412）的居城樂都，是現在甘肅省西寧府碾伯縣。法顯訪問該地是在南涼景王就王位的三年前。從該地越過南山山脈（養樓山）到張掖鎮。一行人繞行乾歸國、僣檀國等，總算到了甘州張掖鎮，是爲了向各處的君主尋求喜捨，當時西域求法僧未必像今日的旅行者預先準備旅費，而是依次向有力的君主、財主尋求喜捨繼續做旅行的。而且這種旅行方式，爲了旅途安全起見也是方便的方法。

如此一行人抵達張掖後，當時張掖治安大亂，不得已一行人由張掖王段業的照料，在這裡逗留將近一年。於是與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相遇，同樣有志於渡天竺求法，故互相欣喜志同道合。公元 400 年的夏坐，大家一同在這裡舉行，故法顯等人到同年七月應在此地逗留的。

張掖的夏坐結束後，一行人前往敦煌。一行人在于闐國條以下出現慧達的人物，所以同行是十一名。在敦煌停留一個多月後，法顯等五人與使節先行出發，又與在張掖會面的寶雲等分手。敦煌到鄯善之間的經費，由敦煌太守李浩供給。法顯傳描述這一段所謂沙河的情景爲「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自古以來，這是記述流沙的名文。如此行走流沙中十七日，計步行千五百里到了鄯善國。這鄯善國的

首都是後來成爲廢墟的樓蘭國（Kroraina, Kroraimna）。

一行人在鄯善國逗留一個月。從此地一行人往西方不直通南道，而往西北行向鳩夷國（Karashahr，焉耆國），蓋鄯善王國的勢力未達尼雅地方，且該驛站制度崩潰，對鄯善國王來說給一行人也無供給經費的財力。六世紀造訪此地的宋雲和惠生，借助當時統治此地區的吐谷渾之第二息寧西將軍力量，乃西行至于闐的。

法顯等一行人從鄯善西北行，十五日抵達鳩夷國。這裡有四千餘人的僧眾，佛教興盛，悉爲小乘學。法顯接受符行堂公孫（符公孫可能爲苻堅一族，382 年從軍前秦的西域遠征軍，留在焉耆（鳩夷國）而入佛門者）的喜捨，住二個多月，與經由高昌而來的寶雲等再相會。可是，鳩夷國人不懂禮儀，待客苛薄，於是智嚴、慧簡、慧嵬三人再折回高昌，欲得高昌國王的行資。法顯等蒙符公孫供給，得以西南行前往于闐。「行路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理莫比。」恐怕是溯塔里木河，進而沿著于闐河，費了一個月又五日抵達于闐。于闐是南道交通的要衝，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法顯等觀行像，在此國逗留三個月。至於行像，乃指將佛像安置在嚴飾的寶車上，列隊行走的儀式，與灌佛同爲佛誕日的節慶。佛誕大多在四月八日舉行，于闐則在四月十六日到四月二十九日舉辦。這時慧景、道整、慧達先出發前往竭叉國（Tashkurgan，蒲犁）。

于闐的行像相當盛大。此國中有十四大僧伽藍，行像從四月一日起，城裡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王及夫人采女（宮中女官）在城門上張大幃幕，住在其中。最初日舉行法顯等掛單的瞿摩帝（Gomati）大伽藍之行像。離城三、四里作高三丈餘狀如行殿的四輪車，以七寶嚴飾，上懸掛繪幡蓋。車內有佛像，二菩薩爲脇侍，諸天侍從皆雕刻金銀，懸於虛空。這像車離城門百步，王脫天冠，換著新衣，赤腳與手持華香的左右侍從一道，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按：以頭面頂佛足是佛教徒的最高禮儀。不久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眾華，紛紛而下。如是像車莊嚴，各寺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各一日舉行行像。從一日開始至十四日始行像結束，然後王與王后乃返王宮。

行像結束後，僧紹一人隨胡道人（胡僧）前往罽賓（據白鳥庫吉博士



的研究指出：漢到晉的罽賓是指以犍陀羅（Kasmira），法顯等前往子合國（Karghalik）。從于闐到子合國有二十五日行程，此國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法顯等在此國停留十五日。從子合國南行四日至於麾國（Mamuk），在這裡進行第三次的安居（夏坐）。亦即 401 年（晉隆安五年）6 月 16 日到閏 8 月 15 日。

於麾國的安居終了，登上蔥嶺（帕米爾高原）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國，與先行的慧景等會合，看國王舉辦的般遮越師（Pancavarsika，五年大會。五年舉行一次的齋僧大會）。這大會持續 1 到 5 日，四方沙門雲集，王與群臣如法供養，頗為盛大隆重。這竭叉國是今日的蒲犁，位在帕米爾高原的正中央。自蔥嶺進而前行，草木果實皆異，只有竹子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相同。安石榴原產於安息（Parthia），自漢代得知其名；甘蔗亦見於晉張勃的《吳錄》、晉嵇含的《南方草木狀》等。

從竭叉國西行一個月越過蔥嶺，進入北天竺的陀歷國（Darel）。這是新頭河（Indus，信度河）上游有名的懸度險關。「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這簡短描述，已使人不寒而慄，死亡只是剎那之間而已。途中渡河便到烏菴國（Udyana），此國位於斯瓦特（Swat）河的上游地方，正是北天竺。俗人的衣服飲食與中天竺相同，佛法甚盛。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有佛足跡等很多遺跡。慧景、道整、慧達三人先行前往有佛影的那竭國（Nagzrahara，今 Jalalabad 地方）。法顯等住此國夏坐，即第四回夏坐，從公元 402 年（元興元年）6 月 16 日到 8 月 15 日。

夏坐終了南下到宿呵多國（Swat），從此東下五日行至犍陀衛國（Gandhara）。在這兩國看了很多有關佛的本生譚（Jataka，前世故事）之佛跡。由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剎衛羅（Taxila，漢言截頭），有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處（截頭施人塔），投身餓虎塔；以及宿呵多國的割肉貿鴿塔，犍陀衛國的捨眼塔，當地人名為四大塔。

從犍陀衛國南行四日，到達弗樓沙國（Peshawar）。這裡有名的罽膩伽王（Kaniska，迦膩色迦，約 129～152 年在位，另有異說）大塔和佛鉢。寶雲與僧景供養佛鉢。碰巧慧景生病，道整留下看護。慧達一人返回弗沙樓國，與寶雲、僧景相會，三人遂還秦土。慧應在那竭國的佛鉢寺病

歿（原文作「慧景應在佛鉢寺無常」），後文載慧景在小雪山中凍死，景似爲衍字，這裡病歿者應當是慧應，慧應以後無任何記載。慧景病、慧應病歿、慧達、寶雲、僧景三人歸國，一行人此時出現最大危機。於是法顯一人前往禮拜佛頂骨。法顯在那竭國的醯羅城（Hidda）供養佛齒、禮拜佛留影窟，渡過冬季三個月。

在那竭國過冬天的三個月後，法顯、慧景、道整三人南下度小雪山（Sulaiman 山脈）。可是，山的北麓寒風突起，有病的慧景終於無法前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摸屍體痛哭而說：「本圖不果，命也奈何！」終於突破小雪山到達羅夷國（Kurram）。此國有三千僧人，兼大小乘學。在此國夏坐，這是第五次夏坐，時間是從 403（元興二年）4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爲止。

夏坐結束後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國（Bannu）。亦有三千人左右的僧人，皆小乘學。從此東行三日，渡新頭河（Indus，信度河），漸漸地朝向中天竺。

從中天竺到東天竺淨是巡禮佛跡與寫經之旅，其經歷的諸國如下：

摩頭羅國（Mathura）→僧伽施國（Sankisa）→罽饒夷城（Kanauj）→沙祇大國（Ajodyha）→拘薩羅國（Kosala）的舍衛城（Sahet-Mahet）→迦維羅衛城（Kapilavastu）→論民（Lumbini，藍毘尼園）→藍莫國（Ramagrama）→拘夷那竭城（Kusinagara）→毗舍離國（Vaisali）→摩揭提國（Magadha）的巴連弗邑（Pataliputra，華氏城）→王舍城（Rajagrha，有新城、舊城、靈鷲山、竹林精舍等之巡禮）→伽耶城（Buddhagaya，佛陀伽耶）→波羅捺城（Benares）→鹿野苑精舍（Sarnath）→巴連弗邑、再訪逗留三年（法顯在這裡停留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與法顯一道到了這裡，見中天竺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食事時之淨，不淨的事項〉可觀，遂留下不返秦土。法顯原本欲令戒律流通漢地，後來單身歸國→瞻波大國（Campa，今 Bhagalpur 地方）→多摩梨帝國（Tamralipti，今塔姆盧克〈Tamuiuk〉，法顯住此二年，寫經及畫像）→師子國（Ceylon，錫蘭島）。

亦即法顯與道整，大體上從西方到東方遍巡禮佛跡，在巴連弗邑鑽研

學習三年，在這裡道整留下來學習，以後法顯獨自一人來到恆河河口，在多摩梨帝國學習二年後，乘商人的大船到師子國的。師子國佛跡很多，他巡遊各地，碰巧在城北的無畏山僧伽藍（有五千僧人）禮拜青王像時，到底流露出令人鼻酸的鄉愁。他說：「法顯去漢地積年，所與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析，或留或亡，顧影唯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淒然淚下滿目。」

法顯逗留師子國二年，求得彌沙塞律藏（化地部律）本，得長阿含、雜門含及一部雜藏，這些全部為漢土所沒有的。得了這些梵本後，他乘上商人的大船，終至步入歸國之途。這大船容納了二百多人，大船後部繫上一艘小船，乃備為大船壞時使用的。開始時利用順風東下，但是在第二天遇上大風，船漏水引起大騷動。商人想改乘小船，但是怕小船上的人多，於是把船纜砍斷。漏水更加嚴重，立即將不重要財物拋入海中。法顯亦將淨瓶（Kundika，軍持，兩口的水瓶）和澡灌（用於嗽口等的法臉盆）投入海中；不過生怕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唸觀世音，及歸命（頂禮漢地眾僧）。

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可能是尼古巴群島（Nicobar Islands）中的一島。潮退之後，補塞船漏處，於是船向東前進。海中多有抄賊（海盜），遇輒全無。大海瀰漫無邊，分不出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暗夜時，只見大浪相搏，晃然如火色般。海深無下錘石處（「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若遇暗礁則無活路。如是航行約九十日到達耶婆提國（Java 或 Sumatra 東南部的 Jambi）。

法顯在耶婆提國停留五個月，此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以後顯另乘其他大船，亦容納約二百人，4 月 16 日出航。他在船上夏坐，船東北行進廣州。一個多月後，某夜遇黑風暴雨（大暴風雨），商人賈客皆悉惶怖。法顯那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眾僧」，不過船員的婆羅門有異議，認為這是沙門法顯惹的禍，要他下去海島邊。還好法顯得到檀越（danapati，施主）的說項而化解，船漂流七十餘日，終於糧食、水漿都耗盡了。

於是商人協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辟耶。」於是西北行十二日，在長廣郡界的牢山（今山東省即墨縣東

南六十里的嶗山，自古以來為有名靈山）南岸登陸。幸運的是，長廣郡太守李嶷是佛教徒，故立即派人將法顯和經像迎接至郡治（不其侯國）。以後接受兗·青州刺史劉道憐的招待，度過一冬一夏，法顯在此夏坐（時在義熙九〈413〉年4月16日至7月15日）。他因長久遠離諸師，故想去長安，但是由於有動亂（原文作「但所營事重」），便南下建康（南京），與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Buddhabhadra，覺賢）從事譯經。

如是法顯從長安出發以來六年到中天竺，停留六年，歸還時三年才抵達青州。大凡其遊歷諸國所謂「減三十國」，實乃指西域六國、天竺二十一國及歸途的師子國和耶達婆提國，共二十九國。法顯在義熙九年（413）7月下旬進入建康，故至此為止。首尾遊歷合為十五年。隔年（414）中，完成這《法顯傳》（甲寅年）的。事隔二年在義熙十二年（416）夏安居末（7月15日），諸道人重問法顯遊歷事，因此，再更詳細地記錄其西行求法事的。

#### 四、結語

法顯從隆安三年·弘始元年（399），以約64歲的年齡自長安出發，到義熙九年《413》約78歲的高齡返抵南京，前後費了十五年的時間，這在他之前的西行者容或有之，倒是在注3列出的十九種遊記當中，也只有《法顯傳》一書是今日最古老的著作。此書對於四、五世紀的西域（新疆、中亞、阿富汗、迦濕彌羅等地）佛教，以及印度、錫蘭與南海等地的文化留下很珍貴的史料。其中描述二十九國的僧伽藍數目、僧眾人數、佛教徒的例行節慶活動，或是提及大乘學、大小乘學並容兼學、或唯小乘學，諸如此類對研究者而言，是可以打破以往公元一世紀大乘佛教興起後，小乘佛教顯然失勢不受重視的看法。事實上，在義淨（635~713）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內，還提到天竺大小乘兼學、大小乘僧眾共住一處，故七、八世紀大小乘在天竺不是那麼明顯劃分而加以區隔的。

再者，佛教自後漢明帝永平年中（58~75）傳入漢地後，二百餘年間，中國佛教界，可以說是西域外國僧之舞台，包括譯經、弘法在內，當時中國人對於佛教還是被動的，一直到公元三世紀中期，始有朱士行至于闐求法之舉。今日西域（廣義）早已不是佛教的國度，但是初期中國佛教

的形成，在南北朝以前可以說是直接源自西域佛教，因此，從這角度看來，忽視了西域佛教研究，對理解初期中國佛教的醞釀形成期是有缺陷的。進而，盛行佛教有一千餘年以上的西域諸國，殆無留下文獻資料，因此，保留在漢文的遊記、僧傳類等就越發彌足珍貴。

若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文化傳播史的角度觀之，《法顯傳》雖然全文只有九千五百字<sup>9</sup>，但字裡行間流露出法顯「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必死）之地，以達萬一之冀。」以佛教徒而言，這是為法忘軀，為濟三途苦之菩薩行。總之，法顯為佛教作出了異於常人的貢獻。直認他是菩薩乘願再來當不為過。

（本文於 2009 年 2 月 22 日投稿，於 2009 年 3 月 1 日審查通過）

---

<sup>9</sup> 長沢和俊《宮内廳書陵部圖書寮本「法顯傳」校注》（鹿兒島短期大學研究紀要第六號所收）。全文字數乃以此校注本算出，參閱：注 5 長沢氏，前引書，p.218。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懶漢即使有好田，禾苗也難長得好；勤勞的人種爛田，禾苗也是滿垌青。（瑤族）（垌，音同，意為田地）

螞蟻勤挖土運土，終於築成巢穴。（壯族）

不怕寒冷和風雨，就會豐衣足食。（壯族）

勞動能吃苦，糧食堆如山。（俸族）

老人是想了再做，孩子是做了再想。（彝族）

事前傷透腦筋，事後不用擔心。（白族）

講話要深思熟慮，千萬莫信口開河。（維吾爾族）

邁出左腳，想好右腳。（維吾爾族）

炒菜要嚐嚐，辦事要想想。（維吾爾族）

善于逃脫的黃羊，頭腦比眼睛更重要。（烏孜別克族）

不經陣痛難分娩，不經思考難成事。（哈薩克族）

花看著美麗沒有價值，只供大家插瓶點綴。（毛南族）

山鷹的眼睛不怕霧擋，真理的光輝不怕雲遮。（藏族）

是青稞越磨越細，是真理越說越明。（藏族）

真理曲而不折。（柯爾克孜族）

金子不畏烈火，真理不怕邪氣。（蒙古族）

手向裡邊彎。（維吾爾族）

馬壯在九歲，人強在三。（哈薩克族）

花有凋落時，人有衰老日。（蒙古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朝鮮初期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 在政界的活躍

王永一<sup>1</sup>

### 摘 要

女真族裔歸化人李之蘭在高麗時期投效李成桂陣營，支援李成桂軍事任務，也協助李成桂朝鮮王朝建國，身為歸化人的李之蘭無論在高麗末期、朝鮮王朝，以及女真族地區，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與成就。但是在韓國史中，仍然不被廣為所知，也未被重視，而一般韓國史或女真史也少有提及，對此，筆者近幾年來均以李之蘭為議題來闡述其重要性，目的在讓中韓學術界能多了解這一位特殊人物。由於李之蘭在麗末時登場後，縱橫戰場；而活躍於鮮初的政界，又居中維繫朝鮮與女真關係，因此，其事蹟值得論述。

關鍵詞：李之蘭、朝鮮王朝建國、女真族裔、歸化朝鮮人、朝鮮初期與女真

### 一、緒論

本文是要探析朝鮮初期女真族裔大臣李之蘭在政治界的活動情形，先就李之蘭的登場契機，即元明政權交替時期，中國與高麗的政局變化，以及東北面女真的情勢等發展來說明李之蘭登場的背景。再者，李之蘭的正式登場，即在恭愍王 20 年（1371）歸順高麗，投效李成桂陣營開始，與

---

<sup>1</sup> 王永一：韓國高麗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職於國立嘉義大學及國立高雄大學助理教授，擔任韓國語文、韓國學術課程。

李成桂東征西伐，以及參與威化島回軍，最後協助李成桂的朝鮮王朝建國等。由於，李之蘭功勳極大，在朝鮮王朝正式成立以後，因而踏入政治界，活躍其中，陸續被冊封為「朝鮮三功臣」的殊榮，可見李之蘭在朝廷內活動的重要性。最後闡明李之蘭生前與死後，朝鮮政府對東北面女真族關係的施行與轉變，這也表示了李之蘭對外的政治活躍，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此，這位居於韓國史之中的歸化人物——李之蘭，其忠心於朝鮮王朝的態度，值得研究。

## 二、李之蘭登場的契機--高麗恭愍王時期的情勢與東北面女真族的動向

在 1259 年間，高麗王朝在崔氏武人政權崩潰，終結了與蒙古的戰爭，得以實現王政復古。但是，政治上長期處於「元干涉期」的狀態之下，造成極大的矛盾與紊亂。為此，恭愍王即位後，正值元朝國衰退時，開始斷絕與元朝關係，實行政治改革，<sup>2</sup>恢復高麗文宗舊制。再者，以李子春與李成桂父子的內應下，得以收復曾被元朝統治的雙城地區。如此。促使女真族酋長李之蘭向高麗來投的機會。此外，李成桂曾擊退倭寇、紅巾賊與女真族的侵入，之後便有女真族諸部族來投效高麗。<sup>3</sup>

其次，恭愍王 17 年（1368），明朝成立後，恭愍王為了實現反元親明政策，於是在 18 年（1369），正式與明朝國交。同時恭愍王為了加強北方的統治，19 年（1370），派遣李成桂征伐東寧府，降服元將女真人吾魯帖木兒，<sup>4</sup>之後，又陸續有女真族向高麗來投。<sup>5</sup>

女真族在麗末鮮初的歸化情事，多在李成桂在東北面活躍的時候，然後再經由女真族裔歸化人李之蘭的招撫，便投效於李成桂的陣營。東北面女真族區分為女真、兀良哈、兀狄哈等三大種族，然後各自又細分所屬部

<sup>2</sup> 於是在高麗恭愍王 5 年（1356）展開了所謂「反元政策」。其方式有三：一是剷除奇轍等附元勢力。二是廢除征東行省理問所。三是收復雙城，即東北面永興以北地區的故土。閔賢九：〈對於高麗恭愍王反元改革政治的一考察〉，《震檀學報》，第 68 輯，1989。

<sup>3</sup> 例如：恭愍王 14 年（1365）3 月，所音山、所應奇、阿豆刺等女真人。

<sup>4</sup> 即李原景，日後成為李成桂朝鮮王朝建國的助手之一，他是朝鮮世祖時期會寧府使李施愛的祖父。

<sup>5</sup> 例如：達麻大、海陽萬戶弓大等女真人。



族，<sup>6</sup>表列如下：<sup>7</sup>

〔表一〕 李成桂陣營後援女真族勢力的分布

種族	部族〔部落〕（相當於現今位置）
女真 （土着女真）	斡朵里、火兒哈、托溫（琿春河及豆滿江流域一帶，此三者為移蘭豆漫）；哈蘭（咸興）；參散（北青）；都夫失里（吉州）；阿都歌（依蘭）；實眼春（琿春）；甲州（甲山）；洪肯（洪原）；海通（琿春、茂山一帶）；禿魯兀（端川）；斡合（明川）；兀兒忽里（琿春）；阿沙（利原）；紉出闊失（琿春）；吾籠所（鍾城）；土門（圖們）；阿木刺（琿春）；奚關（琿春）；泰伸（吉州）
兀良哈	土門兀良哈（琿春西部）
兀狄哈	嫌真兀狄哈（牡丹江流域）；南突兀狄哈（綏芬河一帶）；闊兒看兀狄哈（沿海州）

從〔表一〕可知東北面女真族與李成桂的關係十分密切，而曾經與李成桂締結兄弟關係的李之蘭則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酋長，因此，常常被李成桂所重用，如此，元明政權交替期間促成李之蘭的登場契機了。<sup>8</sup>

<sup>6</sup> 《朝鮮太祖實錄》卷 8，太祖 4 年 12 月癸卯：「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懷德久矣。野人曾長遠至，移蘭豆漫皆來服事，常佩弓劍，入衛潛邸，晚侍左右，東征西伐，靡不從焉。如女真則斡朵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古論奚灘訶郎哈；參散猛安古論豆蘭帖木兒（李之蘭）；移蘭豆漫猛安甫亦莫兀兒住；海洋（都夫失里）猛安括兒牙火失帖木兒；阿都哥猛安奧屯完者；實眼春猛安奚灘塔斯；甲州猛安雲剛括；洪肯猛安括兒牙兀難；海通猛安朱胡貴洞；禿魯兀猛安夾溫不花；斡合猛安奚灘薛列；兀兒忽里猛安夾溫赤兀里；阿沙猛安朱胡引忽；紉出闊失猛安朱胡完者；吾籠所猛安暖禿古魯奚灘孛牙；土門猛安古論里；阿木刺唐括奚灘古玉奴。兀郎哈則土門括兒牙八兒速；嫌真兀狄哈則古州括兒牙乞木那、答比那、可兒答哥。南突兀狄哈則速平江；南突阿刺哈伯顏；闊兒看（骨看）兀狄哈則眼春括兒牙禿成改等是也。上即位，量授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李之蘭）招安女真…。」

<sup>7</sup> 大致現位置是參照宋基中：〈朝鮮朝建國後援之勢力的地域基盤〉，《震檀學報》，第 78 輯，1994；金九鎮：〈麗末鮮初豆滿江流域的女真分布〉，《白山學報》，第 15 輯，1973；金九鎮：〈骨看兀狄哈女真研究〉，《史叢》，第 20 輯，1976；董萬崙：〈《龍飛御天歌》記東女真族屬與分布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2 期，1993；蔣秀松：〈高麗末期的東西女真〉，《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3 期，1994 等中韓兩國學者的論文成果。

<sup>8</sup> 參照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

### 三、李之蘭的正式登場與對李成桂朝鮮王朝建國的支援

李之蘭與李成桂自少時熟識以來，有如親兄弟一般，<sup>9</sup>促成日後的軍事、政治上的同盟關係。加上恭愍王 20 年（1371）李之蘭正式向高麗來投。<sup>10</sup>使得李成桂的軍士基盤壯大許多，<sup>11</sup>在李成桂歷次東征西伐百戰百勝的輝煌記錄中，可知李之蘭的支援助戰實力是具有相當大的比重。<sup>12</sup>從此，李之蘭開始活躍在韓國歷史舞臺上了。更重要的是李之蘭大力支持李成桂的威化島回軍，<sup>13</sup>使得李成桂的朝鮮王朝可以成功地建國。<sup>14</sup>因而李之蘭逐漸活躍於朝鮮王朝的政治界上，繼續協助李成桂的建國大業了，<sup>15</sup>所以，李之蘭的登場，表現優異，貢獻卓著，而被冊封為開國回軍一等功臣。<sup>16</sup>事實證明李之蘭在朝鮮王朝政治界上，已經是十分活躍了。

<sup>9</sup> 《青海李氏世譜》卷上：「太祖（李成桂）…十七歲始與〔青海伯〕（李之蘭）遇於价江，云然則是。時順帝至正十一年（忠定王 3 年，恭愍王即位年）…〔青海〕伯時年二十一。洪武元年（恭愍王 17 年）戊申〔青海〕伯（李之蘭）…住北青蒲青社，太祖（李成桂）結為兄弟，馳逐射獵，無日不相會。此真天生兄弟也，結為兄弟，情愈骨肉，同抱而宿，其義勝於桃園之盟矣。」又雖然李之蘭大李成桂四歲，但是李之蘭為人謙虛，屈居為弟，甘拜李成桂為兄，可知李之蘭的為人心胸寬大，而才能每事功成名就，足以為今人之鏡。

<sup>10</sup> 《高麗史》卷 116，列傳 29，李豆蘭：「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襲世職位千戶。恭愍王時，豆蘭遣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我太祖（李成桂），屬麾下。」

<sup>11</sup> 王永一：〈女真大酋長暨朝鮮開國功臣李之蘭對朝鮮王朝建國的參與〉，《中國邊政》，第 155 期，2002。

<sup>12</sup> 例如：高麗恭愍王 11 年（1362），對蒙古殘將納哈出之役，對倭的南原荒山、鹿兒洞與西海道之役，以及防禦女真人胡拔都的侵入等。

<sup>13</sup> 《朝鮮金石總覽》441，〈北青李之蘭神道碑〉：「太祖（李成桂）建議欲班師，恐禍疑之，議未決，公（李之蘭）慷慨為太祖言曰：率子弟而攻父母，此悖義也。與其得罪於天下，曷若班師以安一國乎？於是，太祖遂班師。」並請參照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

<sup>14</sup> 高麗禔王 14 年（1388），明朝的鐵嶺衛設置與高麗禔王崔瑩的攻遼論對峙，李成桂反攻遼論的「四不可論」即《高麗史》卷 137，列傳 50，禔王 14 年 4 月乙巳：「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解膠，大軍疾疫，四不可。」等未能實現，但在李之蘭的全力支持協助之下，威化島回軍事件可說是朝鮮王朝建國的導火線。

<sup>15</sup> 例如：（1）國都遷移鷄龍山；（2）國號改稱朝鮮。反之，對於李芳遠要擊殺朝鮮王朝建國的阻礙者鄭夢周的問題，則未經李成桂的同意是不予參加的，可知李之蘭對主人李成桂忠心的程度。參照王永一：〈李之蘭研究-以朝鮮王朝建國與女真勢力關係為中心〉，《韓國學報》，第 18 期，2003。

<sup>16</sup> 《朝鮮太祖實錄》卷 1，太祖元年 7 月己巳；《朝鮮太祖實錄》卷 1，太祖元年 7 月

#### 四、李之蘭的三功臣錄勳與歷官

如前述，李之蘭來投前後，曾經積極地追隨李成桂東征西伐，立下無數的戰功。並且，透過李之蘭的影響力，使得東北面女真族諸部族都歸附高麗王朝，同時投效於李成桂軍士集團之中，使得李成桂的軍事集團更加擴大，因此，李之蘭在禡王時期開始正式擔任高麗官職，直到朝鮮太宗元年為止，曾經歷任多項要職，即禡王 9 年（1383）至恭讓王 4 年（1392）期間，因勝戰之故，歷官要職。以及太祖時期至太宗時期，李之蘭也曾經被冊封朝鮮三功臣錄勳與歷官。同時，朝鮮王朝建國後，將有功的建國主體勢力與褒賞對於平定國家的政治變動或變亂有功者，冊封為開國功臣（太祖元年）、定社功臣（太祖 7 年）、佐命功臣（太宗元年）等，所謂「朝鮮三功臣」，這些功臣在朝鮮王朝初期形成文官支配層，也成立其統治體制，深具影響。<sup>17</sup>

冊封功臣的目的是褒賞對於平定國家的政治變動或變亂有功者而選定的，然後給予他們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莫大的特典。所以這功臣集團可說是朝鮮初期很重要的政治勢力集團。<sup>18</sup>李之蘭在建國初期被封為三功臣的理由，及其政治的位相，依據《朝鮮太祖實錄》，分析如下：

##### （一）開國功臣、回軍功臣的錄勳

冊封開國、回軍功臣的理由是將協助威化島回軍、廢假立真事件、李穡一派的除去、私田改革、鄭夢周一派的肅清等一連串政治事件有功者給予功臣名號。

這些人物都是屬於李成桂一派的，有其同志、部下，以及有婚姻關係等人士。<sup>19</sup>

丁未；《朝鮮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7 月乙丑。

<sup>17</sup> 鄭杜熙：〈朝鮮初期的三功臣研究〉，《歷史學報》，第 75•76 合輯，1977。

<sup>18</sup> 崔承熙：〈朝鮮太祖王權與政治運營〉，《震檀學報》，第 64 輯，1987。

<sup>19</sup> 朴天植：〈對於朝鮮開國功臣的一考察〉，《全北史學》，第 1 輯，1977 云：東北面出身的有李之蘭、趙仁沃、趙仁璧、趙溫、趙英茂、趙英珪、高呂、黃希碩、陸麗、金仁贊、韓忠等，西北面出身的有：張思吉、張思靖等。此外，未能被封為開國功臣的人，則冊封為「原從功臣」，例如：東北面的李之蘭子李和英，和英妻父童安老，還有處明、金高時、池伯顏、周仁吉、周義原、朱元義等，西北面的則有李原景。

### 1. 開國功臣的錄勳

恭讓王 4 年（1392），李成桂在裴克廉、李之蘭等百官耆老的推戴下，於壽昌宮就任王位。李之蘭則擔任參贊門下府事（正 2 品），義興親軍衛節制使（正 2 品）等要職。同時被封為佐命一等開國功臣，接受青海君的爵位。

### 2. 回軍功臣的錄勳

太祖 2 年（1393）7 月，對於威化島回軍過程有功者冊封為回軍功臣。此時李之蘭為參贊門下府事與開國一等功臣，再次被冊封為回軍一等功臣。以後，李之蘭政治活動相當活躍。8 月，李之蘭擔任東北面都安撫使，有效地治理東北面，強化了東北面邊防。此後，太祖 6 年（1397），與鄭道傳擔任共同經營東北面事宜。8 月，李之蘭擔任中軍節制使。9 月，則晉升為門下侍郎贊成事、判刑曹事、義興三軍府中軍節制使等官職（正 2 品）。

### (二)定社功臣的錄勳

太祖 7 年（1398），因為第一次王子之亂的平定，10 月，李芳遠依太祖許諾，將參與平定該亂有功臣僚們，冊封為定社功臣。此時，李之蘭被封為定社二等功臣。

### (三)佐命功臣的錄勳

定宗 2 年（1400），因為第二次王子之亂的平定，李芳遠終於冊封為世子，而登上王位。5 月，李之蘭擔任門下侍郎贊成事（正 2 品）。其後，將參與平定該亂有功臣僚們，冊封為佐命功臣。此時，李之蘭被封為佐命三等功臣。

從以上的李之蘭在朝鮮王朝建國過程中，經過四次的功臣冊封，擔任許多要職，可說李之蘭是一位朝鮮王朝的重臣，而活躍於朝鮮政治界上。李之蘭三功臣的冊封與其當時的官職，整理表列如下：

〔表二〕李之蘭三功臣的冊封與其當時的官職

時期	官職與三功臣封號	品階	政治活躍	出處
高麗禔王 9 年	禮儀判書	正 3 品	大破胡拔都，建立邊功。	《高麗史》116，列傳，卷 29，李豆蘭。
高麗禔王 11 年	宣力佐命功臣、密直副使	從 2 品	在咸州免兒洞，擊退倭寇。	
高麗禔王 14 年	商議同知密直司事 會議都監事	從 2 品	參與威化島回軍。	
高麗昌王即位年	知密直司事	從 2 品		
高麗恭讓王 2 年	密直使	從 2 品		
高麗恭讓王 4 年	判都評議使司事 知門下府事	正 2 品	高麗恭讓王 2 年，在西海道擊退倭寇。	
朝鮮太祖元年	參贊門下府事 青海君 義興親軍衛節制使 補祚佐命開國一等功臣	正 2 品	擁戴李成桂即位新王，被封為開國功臣，以及其他封爵官職。	《朝鮮太祖實錄》卷 1，太祖元年 7 月丁未。
朝鮮太祖 2 年	參贊門下府事 回軍一等功臣	正 2 品	參與威化島回軍。	《朝鮮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7 月乙丑。
朝鮮太祖 2 年	東北面都按撫使		代替鄭道傳經營東北面。	《朝鮮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8 月乙亥。
朝鮮太祖 6 年	東北面都兵馬使		與鄭道傳一同經營東北面。	《朝鮮太祖實錄》卷 12，太祖 6 年 12 月庚子。
朝鮮太祖 7 年	門下侍郎贊成事 判刑曹事 義興三軍府中軍節制使	正 2 品		《朝鮮太祖實錄》卷 15，太祖 7 年 9 月癸酉。
朝鮮太祖 7 年	門下侍郎贊成事 定社二等功臣	正 2 品	朝鮮太祖 7 年，平定第一次王子之亂。	《朝鮮太祖實錄》卷 14，太祖 7 年 9 月己丑。
朝鮮定宗 2 年	門下侍郎贊成事	正 2 品		《朝鮮定宗實錄》卷 4，定宗 2 年 5 月壬申。
朝鮮太宗元年	翊戴佐命三等功臣	正 2 品	朝鮮定宗 2 年，平定第二次王子之亂。	《朝鮮定宗實錄》卷 4，定宗 2 年 5 月壬申。

從〔表二〕來看，李之蘭在高麗末期歸化以來，在麗末鮮初期間歷任了重要的官職，其政治比重也是相當重要的。再者，他的功勳卓越之故，被冊封為「三功臣」，可說在政治界的地位是崇高的，也是一位相當活躍的大臣之一。

## 五、李之蘭在朝鮮太祖與定宗兩朝對女真平和政策的執行

太祖與定宗兩朝對女真族主要是推行平和策。透過李之蘭的影響力，首先，太祖李成桂即位之後，對於女真族更加積極地展開平和的交隣政策。<sup>20</sup>一直到定宗時期。關於李之蘭對於東北面的開拓與女真族的教化，其過程如下：

太祖 2 年（1393）開始，李之蘭分別擔任東北面都安撫使與都兵馬使，<sup>21</sup>以實務者來正式展開對東北面地域的開拓與對女真族的招撫、教化，<sup>22</sup>使得女真族戶口逐漸增加，<sup>23</sup>進而確立了朝鮮王朝的領域版圖。<sup>24</sup>其成果十分卓著。<sup>25</sup>因此，太祖與李之蘭的崇高名聲與威望因而深植女真族的民心。

關於朝鮮與女真族之間的往來狀況，太祖時期，朝鮮政府的授職與女真族的來朝（朝貢）而授予女真授武官職務，如：萬戶、千戶等職。按《朝鮮太祖實錄》，在太祖元年（1392）有 1 次；3 年（1394）有 2 次；

<sup>20</sup> 金九鎮：〈朝鮮前期韓中關係史的試論〉，《弘益史學》，第 4 輯，1990。

<sup>21</sup> 《朝鮮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8 月乙酉：「遣東北面都安撫使李之蘭城甲州、孔州。」《朝鮮太祖實錄》卷 4，太祖 2 年 8 月乙亥：「以李之蘭代鄭道傳為東北面都安撫使。」

<sup>22</sup> 《青海李氏族譜》卷上：「太祖六年丁丑，命青海君李之蘭招安女真（青海）伯常從征伐，累立大功，威名最盛，蒙古諸族，皆懾服，倭奴亦遁，不敢復窺邊。至是以贊成門下府事封青海君，充都兵馬使鎮朔方使，諷諭女真，女真革心歸化，與國人相婚嫁，而服役納賦同於編戶云。」

女真戶口逐漸於是增加。《朝鮮太祖實錄》卷 8，太祖 4 年 12 月癸卯：「上受命以後，聲教遠被，西北之民，安生樂業，田野日闢，生齒日繁，義州張思吉願隸上麾下，得與開國功臣之列。」

<sup>23</sup> 《朝鮮太祖實錄》卷 8，太祖 4 年 12 月癸卯：「上受命以後聲教遠被西北之民，安生樂業，田野日闢，生齒日繁，義州張思吉願隸上麾下，得與開國功臣之列。」

<sup>24</sup> 河炫綱：〈朝鮮王朝的建國與其的意義〉，《韓國中世史論》，首爾：新丘文化社，1989。

<sup>25</sup> 《朝鮮太祖實錄》卷 8，太祖 4 年 12 月癸卯：「上位量授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李之蘭〕招安女真…言及太祖時事，必感泣不已。」

7 年（1398）有 1 次；大致共有 4 次。再者，朝鮮與女真往來，4 年（1395）有 4 次；5 年（1396）有 1 次；6 年（1397）有 2 次；7 年（1398）有 3 次，大致共有 15 次。而女真族進上的物品多為方物，即土產物；而朝鮮回賜的物品多為生活必需品，例如：綵、紬、絹、綿布、木綿、苧布、麻布等布料，以及衣服與米糧等。

如此，雙方透過進上回賜的方式，維持了友好和平關係，也使得女真族服屬了朝鮮王朝。如此，李之蘭成功地執行對女真族的平和綏撫策。到了定宗時期，對女真族的政策也毫無改變，所以雙方仍然是平和相處。<sup>26</sup>

## 六、李之蘭的生前死後對朝鮮太宗時期的女真恩威政策的重要性

太宗時期，李之蘭逝去後，朝鮮王朝對女真族政策產生了變化。即太宗對女真族的政策，原則上，也是遵照太祖對女真族的平和綏撫策，可是，李之蘭於太宗 2 年（1402）逝去以後，李之蘭家門在東北面對女真族的影響力漸次消失，<sup>27</sup>女真族也幾次侵犯朝鮮邊境。因此雙方關係逐漸不佳，於是朝鮮對女真族關係正式採用征伐策，而同時施以恩威兼用的兩面政策，即綏撫與征伐並行。而且李之蘭逝去後，明朝也開始對女真族施行羈縻衛所政策，<sup>28</sup>並統一由奴兒干都司來管轄。這是明朝對女真政策方面，於是朝鮮與明朝之間，在東北面女真地域的領有歸屬權，展開了爭奪與對立。<sup>29</sup>

<sup>26</sup> 唯獨定宗 2 年（1340）5 月，發生兀良哈殺害慶源萬戶李青的突發事件而已。此乃朝鮮王朝建國以來，女真族的初犯，雙方關係一直和平友好，而惡化的起因是明朝「靖難之役」連累到女真族。《朝鮮定宗實錄》卷 5，定宗 2 年 9 月庚辰：「…王室大亂，燕王乘勝長驅。」

<sup>27</sup> 王永一：《關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

<sup>28</sup> 明朝從永樂元年至 7 年（1403-1409）為止，在遼東地域設置了 130 個衛所。衛所的性质是屬於軍政機關而非地方行政機關。蔣秀松，〈羈縻衛所和羈縻政策〉，《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4 期，1992。

<sup>29</sup> 太宗 3 年（1403），朝鮮政府為了防堵明朝對女真招撫的動作，宣示女真族全都歸屬於朝鮮所管轄，但是此時明朝派遣遼東千戶女真人王可仁（王脩）前往東北面，數次對女真進行招撫策。其目的是為了設置建州衛之故。如此，朝鮮政府再次聲明東北面早已為朝鮮的領土的史實，從此朝鮮與明朝對東北面女真族的歸屬正式展開了角逐。

再者，李之蘭逝去後，在女真諸部族之中，具有最大的影響力的酋長就是吾都里萬戶童猛哥帖木兒。朝鮮與明朝都特別重視童猛哥帖木兒的歸屬動向。朝鮮極力安撫之，而明朝則立即設置了建州衛與毛憐衛，<sup>30</sup>以便試圖多次招諭之，但是均告失敗。<sup>31</sup>雖此，明朝仍舊試圖招諭女真，結果，太宗 5 年（1405），童猛哥帖木兒與把兒遜等人終於對明朝入朝。<sup>32</sup>對此，朝鮮政府表明了東北面仍是朝鮮領土，仍認為猛哥帖木兒為首的女真族是屬於朝鮮王朝管轄的範圍。<sup>33</sup>從此，建州女真成為朝鮮與明朝共同管轄的部族了。

太宗時期，朝鮮與女真族透過來朝與進上下賜等方式，進行雙方之間的來往，其盛況的過程，依據《朝鮮太宗實錄》，在太宗 2 年（1402）有 2 次；3 年（1403）有 3 次；4 年（1404）有 5 次；5 年（1405）有 29 次；6 年（1406）有 14 次；8 年（1408）；9 年（1409）各有 1 次；10 年（1410）有 3 次；11 年（1411）有 18 次；12 年（1412）有 7 次；13 年（1413）有 8 次；14 年（1414）有 17 次；18 年（1418）有 1 次，大致共有 109 次之多。而女真進上的物品多為鷹、毛皮、箭羽、熊皮、鹿皮、馬等、方物、土產物禮物。

而朝鮮回賜的物品多為生活必需品，例如：木綿、綿布、紬布、段衣、布帛、黑麻布、白苧布、苧麻布、布衣、黑麻布、青布、紅紬布、布紬布、廣紅綃、袂衣，表裏段衣，木綿馬等、袂團領、紬襦、衣紬、小衫單、裙、汗衫、綵緞、夏衣等衣料；香木帶、銀帶、衣帶、角帶、草笠帽、鈹花銀帶、光銀帶、珠貝等飾品；以及米、醬、酒、豆、穀食等食品；還有萬戶印信、清心元、蘇合元、紙等種類繁多的物品。由此得知，女真族來朝頻繁，而朝鮮政府在李之蘭逝去後，為了防止其侵犯習性的產

<sup>30</sup> 《朝鮮太宗實錄》卷 8，太宗 4 年 12 月庚午。《明成祖實錄》卷 24，永樂元年正月辛丑。

<sup>31</sup> 《朝鮮太宗實錄》卷 9，太宗 5 年 3 月丙午：「皇帝（明成祖）諭朝鮮國王，東開原毛憐等處地面萬戶猛哥帖木兒，能敬恭朕命歸心朝廷，今遣千戶王教化的等齎來力勞之道。」雖此，明朝仍舊試圖招諭女真族，結果，太宗 5 年（1405），童猛哥帖木兒與把兒遜等人終於對明朝入朝。

<sup>32</sup> 《朝鮮太宗實錄》卷 9，太宗 5 年 4 月丙申。

<sup>33</sup> 權近《陽村集》卷 24：「公嶮之地，實我疆域，高皇之時，已承詔旨，雖女真遺種雜處，與吾民相昏已久居。」「鐵嶺、公嶮，本國之地。」



生，而下賜生活必需品來安撫之。同時，朝鮮政府爲了懷柔與統制女真族，給予其武班官職，並且讓其子弟以人質方式居京侍衛，以便消除女真族的侵掠本性與經濟不安的現象爲宗旨的。<sup>34</sup>所以李之蘭逝去後，女真族仍然與朝鮮平和的來往，雙方關係仍然十分密切，依據《朝鮮太宗實錄》，太宗下賜女真族官職，在太宗 4 年（1404）有 11 次，授予上護軍、護軍、司直、副司直、司正侍衛等職務；5 年（1405）有 2 次，授予萬戶侍衛等職務；10 年（1410）有 2 次，授予宿衛、侍衛等職務；13 年（1413）、15 年（1415）各有 1 次，授予侍衛等職務；大致共有 17 次。

但是太宗對女真族平和政策當中，開始加入了武力征伐的策略，所謂「恩威兼用」的兩面政策便成爲日後朝鮮王朝歷代王執行對女真族關係的基準了。這種轉變是起因於太宗 2 年（1402）的趙思義之亂。<sup>35</sup>爾後女真族不斷地侵犯朝鮮的邊境，同時朝鮮政府爲了懲罰女真族接受明朝的建州衛設置，中斷女真族在慶源的貿易，<sup>36</sup>使得女真族不滿而反抗，而朝鮮政府便展開防禦策略。<sup>37</sup>不久，爲了防止女真族再次侵入，朝鮮開設了鏡城與慶源的貿易所來進行互市。<sup>38</sup>太宗 9 到 10 年（1409-1410），女真族又不斷地侵犯朝鮮的邊境，<sup>39</sup>如此，朝鮮政府決定正式施行對女真族進行討伐的策略。同時，太宗爲了防止女真族持續地侵擾邊境，繼續給予生活必需品。在太宗 11 年到 17 年（1411-1417）間，建立起在邊境防禦策，強化東北面的國防。所謂的「恩威策」，效果十分良好。但是到了世宗時期，女真族的侵犯更加頻繁，因此，世宗也對女真族展開大規模的征伐，其成果即韓國史上著名的西北面四郡與東北面六鎮的開拓。<sup>40</sup>

<sup>34</sup> 河內良弘：〈李朝初期的女真侍衛〉，《朝鮮學報》，第 14 輯，1959。

<sup>35</sup> 神德王后康氏的族屬趙思義，在咸鏡道聯合女真族一同引發叛亂。此亂表面上的名分是要替受到薄待爲由的康氏報仇，實際上則是依照太祖之意而引發反太宗政變，結果失敗了。金九鎮：〈在朝鮮初期被同化於韓民族的土著女真〉，《白山學報》，第 58 輯，2001。

<sup>36</sup> 董萬崙：〈建州女真定居阿木河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3 期，1993。

<sup>37</sup> 《朝鮮太宗實錄》卷 11，太宗 6 年 3 月乙未。

<sup>38</sup> 《朝鮮太宗實錄》卷 11，太宗 6 年 5 月己亥：「命置貿易所於鏡城、慶源。」

<sup>39</sup> 例如：幹都里仇老甫也入寇雍丘站。兀狄哈金文乃與葛多介結託吾都里與兀良哈，入侵慶源府，兵馬使韓興寶敗死。童猛哥帖木兒擄掠慶源，殺死了慶源鎮撫權乙生等人。

<sup>40</sup> 四郡是茂昌、閭延、虞芮、慈城；六鎮是鍾城、慶源、慶興、會寧、溫城、富寧。

總而言之，以下就李之蘭生前與死後，朝鮮政府對女真族的恩威策，施行的狀況來應證李之蘭生前死後是朝鮮對女真族平和友好關係與朝鮮對女真族恩威行關係的分水嶺，即李之蘭逝去後的關係，女真族侵犯增多，所以朝鮮王朝從太宗開始，歷代國王對女真族征伐的次數也增加許多，現以表格分析如下：

〔表三〕李之蘭生前與死後，女真侵入與朝鮮征討之次數比較

	期間	女真的侵入次數	朝鮮的征討次數
李之蘭生前	太祖代	0	0
〃	定宗代	1	0
〃	太宗 2 年 3 月	0	0
李之蘭死後	太宗 2 年 3 月-18 年	8	2
〃	世宗代	30	2

從〔表三〕可以證實，李之蘭生前，女真族侵犯朝鮮幾乎是沒有的，唯一一次侵犯，已在前述分析為例外之故，<sup>41</sup>所以朝鮮政府也沒有征伐女真的必要。而李之蘭死後，女真族侵犯朝鮮次數漸多，朝鮮政府對女真族的恩威策施行以後，也開始征伐女真族，因此事實證明，李之蘭在女真族地區的聲望是十分崇高，朝鮮政府要牽制女真族、或是要與女真族維持和平友好關係的重要關鍵人物就是李之蘭。<sup>42</sup>

## 七、結論

綜上所述，原為女真族酋長的李之蘭是活躍於麗末鮮初的一位武將暨大臣，由於在元明政權交替時，在恭愍王施行反元政策的契機之下，李之為主的女真諸部族便向高麗來投歸附，由李之蘭統轄，編入李成桂的軍士集團，這些以李之蘭為首的女真族始終追隨李成桂東征西伐，百戰百勝，立下無數戰功。所以李之蘭便成為李成桂的最佳得力助手了。同時也

---

同時，世宗時期初次征伐女真是在世宗 15 年（1433），建州衛兀良哈的侵犯之時，日後曾多次征伐女真。

<sup>41</sup> 參見註釋 26。

<sup>42</sup> 王永一：〈女真大酋長暨朝鮮開國功臣李之蘭對朝鮮王朝建國的參與〉，《中國邊政》，第 155 期，2002。

協助建立了朝鮮王朝，參與了李成桂朝鮮建國的大業。所以十分活躍朝鮮政治界的李之蘭立下了極大貢獻而被冊封為朝鮮三功臣的最高殊榮，可見李之蘭在朝鮮政治界上也是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人物。再者，李成桂透過李之蘭對女真族的號召力下，安定了全體女真族的民心，成果卓著。可知李之蘭的功績相當卓越，即太祖與定宗時期經由李之蘭的威名與影響力，對女真族施行平和政策而成功地與女真族維持友好的關係。但是李之蘭逝去後，朝鮮就缺乏一位如同李之蘭可以制約女真族的中間者，所以，朝鮮與女真族的關係，太宗開始，便對女真實行懷柔與武力的兩面策。但是總的說起來，朝鮮政府提供了女真族的進上來朝，以及朝鮮政府的授職、通婚、留京侍衛、賜姓、生活必需品的提供等措施，積極地對女真族實行向化策，使得女真族朝鮮化。這可以說是朝鮮爲了邊境的安定而實施的防禦政策。如此，事實證明，李之蘭是維持朝鮮與女真族平和友好關係的重要關鍵人物，因此不僅李之蘭活躍於朝鮮王朝政治界，也活躍於對女真族的政治關係，由此得知，李之蘭在韓國史上也是相當重要的歷史人物。

（本文於 2008 年 5 月 31 日投稿，於 2009 年 2 月 1 日審查通過）

## 八、徵引資料

《高麗史》

《朝鮮太祖實錄》

《朝鮮定宗實錄》

《朝鮮太宗實錄》

《朝鮮世宗實錄》

（朝鮮）權近：《陽村集》

《朝鮮金石總覽》

《青海李氏世譜》

《青海李氏族譜》

王永一：〈女真大酋長暨朝鮮開國功臣李之蘭對朝鮮王朝建國的參與〉，《中國邊政》，第 155 期，2002。

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首爾：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3。

王永一：〈李之蘭研究-以朝鮮王朝建國與女真勢力關係爲中心〉，

《韓國學報》，第 18 期，2003。

宋基中：〈朝鮮朝建國後援之勢力的地域基盤〉，《震檀學報》，第 78 輯，1994。

朴天植：〈對於朝鮮開國功臣的一考察〉，《全北史學》，第 1 輯，1977。

金九鎮：〈麗末鮮初豆滿江流域的女真分布〉，《白山學報》，第 15 輯，1973。

金九鎮：〈骨看兀狄哈女真研究〉，《史叢》，第 20 輯，1976。

金九鎮：〈朝鮮前期韓中關係史的試論〉，《弘益史學》，第 4 輯，1990。

金九鎮：〈在朝鮮初期被同化於韓民族的土著女真〉，《白山學報》，第 58 輯，2001。

河炫綱：〈朝鮮王朝的建國與其的意義〉，《韓國中世史論》，首爾：新丘文化社，1989。

崔承熙：〈朝鮮太祖王權與政治運營〉，《震檀學報》，第 64 輯，1987。

閔賢九：〈對於高麗恭愍王反元改革政治的一考察〉，《震檀學報》，第 68 輯，1989。

鄭杜熙：〈朝鮮初期的三功臣研究〉，《歷史學報》，第 75•76 合輯，1977。

蔣秀松，〈羈縻衛所和羈縻政策〉，《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4 期，1992。

蔣秀松：〈高麗末期的東西女真〉，《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3 期，1994。

董萬崙：〈建州女真定居阿木河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3 期，1993。

董萬崙：〈《龍飛御天歌》記東女真族屬與分布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第 2 期，1993。

河內良弘：〈李朝初期的女真侍衛〉，《朝鮮學報》，第 14 輯，1959。

## 努爾哈齊「七大恨」探討

張華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 摘要

「七大恨」是明末萬歷四十六年（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後金可汗努爾哈齊發布的討明檄文。此後經過不斷的征戰，最終建立了統治全中國的清帝國，故「七大恨」有其歷史意義。然所謂「七大恨」，在各書中所記出入雖大，卻多同意學者孟森的看法。本文則採質疑的態度，認為孟森『天聰印刷黃榜』的「七大恨」較為接近原文之說並不可信，因孟森未採用『明實錄』與『舊滿洲檔』等相當具有公信力的史料，就對「七大恨」作出結論，似有失當。

關鍵字：努爾哈齊、七大恨、孟森、明實錄、舊滿洲檔

### 一、前言

明朝末年，神宗皇帝朱翊鈞年號萬曆，怠忽朝政長達二十餘年。出現中樞癱瘓、財政枯竭、邊備廢弛、天下騷動的末世局面。在東北邊疆的女真人努爾哈齊乘勢而起，兼併女真諸部，建國後金。以往在明朝廷的概念中，女真人本來就是不足觀的蠻夷餘孽<sup>1</sup>：

國家東北夷三種女直（真）肅慎舊疆，亡金遺孽也。永樂

---

<sup>1</sup> 黃彰健 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明神宗實錄』卷四四四，出版者：中文，出版日期：1984[民 73]，頁二總頁 8429

初年女直（真）來朝，其後海西、建州女直（真）悉境歸附，  
乃設奴兒乾都司。

但是努爾哈齊（奴兒哈赤）的擴張發展使明朝感到憂懼，認為他帶兵有成，志向不小，有坐大的態勢。明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明朝禮部在奏文中就說<sup>2</sup>：

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妄自尊大，其志不小。

爲了對付邊族努爾哈齊這股興起的勢力，明朝廷從政治、經濟等各方面施壓，以免事態惡化。但這更激化兩者之間的矛盾，反逐漸導致了軍事衝突。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努爾哈齊以「七大恨」誓師，向明朝正式宣戰，終於在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發生了著名的薩爾滸之役。

薩爾滸之役的重要性，可由以下文字獲得證實。大陸學者鄭天挺著的『清史』裡說，薩爾滸之戰是金軍轉守爲攻，統一東北全境的一次關鍵性戰役<sup>3</sup>：

薩爾滸之戰是明清興亡史上的一次關鍵性戰役。後金的勝利不僅粉碎了明朝一舉消滅後金的企圖，保衛了滿族的生存和發展；而且還衝破了明朝遼東防線，使後金軍轉守爲攻，為進占遼瀋地區，為統一東北全境奠定了基礎。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著、但燾譯的『清朝全史』也說，薩爾滸山之役，可以和太宗朝的松山之役並稱，實在關係明、清二國的興敗<sup>4</sup>：

此戰稱薩爾滸山之役，與太宗朝松山之役並稱。明清二國

<sup>2</sup> 黃彰健 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明神宗實錄』卷四四四，出版者：中文，出版日期：1984[民 73]，頁三總頁 8431

<sup>3</sup> 鄭天挺，『清史』，出版者：昭明，出版日期：1999[民 88]，頁六七。

<sup>4</sup> (日)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出版者：中華，出版日期：民 74[1985]，頁一一三。

之興敗，其關係實在此也。以意度之，太祖從此以後，愈表彰其後金之國號，而從此以前，尚止稱建州國汗也。乘薩爾滸山戰勝之勢，後金獲得效果益大，彼以是歲六月取開原，翌七月屠鐵嶺，破蒙古喀爾喀之兵，生擒酋長齋賽（宰賽）。八月，遂滅葉赫，羈縻於明之女真屬國，為哈達及葉赫，前者哈達被奪，今又喪葉赫，明之邊藩盡矣！

因此，就成王敗寇的政治現實觀點來看，努爾哈齊的「七大恨」誓詞，無論他的文辭優美與否，都必然有其歷史意義存在，相當值得研究。

## 二、明、清實錄上「七大恨」的內容

在『明神宗實錄』上，清楚的記載了「七大恨」的內容。在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記載，說努爾哈齊這個建州酋長，派遣俘虜漢人張儒紳、張棟、楊希舜、盧國仕四人進關，聲言求和。還帶來申奏一紙文書，自稱是建州國，裡面有「七宗惱恨」等話，七宗惱恨內容如下<sup>5</sup>：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建酋差部夷章台等，執夷箭印文，送進擄去漢人張儒紳、張棟、楊希舜、盧國仕四名進關，聲言求和。傳來申奏一紙，自稱為建國，內有七宗惱恨等語，言朝廷無故殺其祖、父；背盟發兵出關，以護北關；（雲愛）瑗陽、清河漢人，出邊打礦打獵，殺其夷人；又助北關，將二十年前定的女兒，改嫁西虜；三岔、柴河、撫安諸夷，鄰邊住牧，不容收禾；過聽北關之言，道他不是；又西關被他得了，反助南關，逼說退還，後被北關搶去。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往他地，好信實赴貢罷兵，等言。

『明實錄』記載當時東北的狀況，應該是相當翔實可信的。文中所謂的「建酋」、「諸夷」都不是什麼對滿人客氣的文字，經過清朝二六八年的統治，還能照原樣保存下來，實屬不易。

<sup>5</sup> 黃彰健 校勘，『明實錄附校勘記』，『明神宗實錄』卷五六八，出版者：中文，出版日期：1984[民 73]，頁六總頁 10690

另一個版本，可以在『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sup>6</sup>，或是日本學者稻葉君山著、但燾譯的『清朝全史』中看到<sup>7</sup>。『清實錄』、『清朝全史』兩書「七大恨」的文字幾乎沒有什麼差異，但是內容上比前面所說的『明神宗實錄』要詳細許多：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壬寅巳刻，上率步騎二萬征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其書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啟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啟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諭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有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地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判斷，恨七也。欺侵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 三、比較明、清實錄「七大恨」間的異同

如果看了上述『明神宗實錄』與『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之後，幾乎不用比較，我們就會感覺這兩個版本的「七大恨」，繁簡大有不同。

<sup>6</sup> 『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sup>7</sup> (日)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出版者：中華，出版日期：民 74[1985]，頁一〇六至一〇七



『明神宗實錄』的「七大恨」有兩百餘字，而『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的「七大恨」卻有四百餘字，相差達到一倍。

但是文字多寡，並不能代表內容不同。由於『明神宗實錄』的「七大恨」，沒有段落，要逐一比較，只有先將內容分切為適當的七塊，才可能相比。

現將雙方文字製成一表如下，以便於比對：

七大恨	明實錄	清實錄	備註
一	朝廷無故殺其祖、父；	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啓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朝廷指明朝廷
二	背盟發兵出關，以護北關；	明雖啓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諭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	北關即葉赫
三	（雲愛）瑗陽、清河漢人，出邊打礦打獵，殺其夷人；	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	夷人指女真人
四	又助北關，將二十年前定的女兒，改嫁西虜；	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	西虜即蒙古
五	三岔、柴河、撫安諸夷，鄰邊住牧，不容收禾；	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	
六	過聽北關之言，道他不是；	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也。	
七	又西關被他得了，反助南關，逼說退還，後被北關搶去。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往他地，好信實赴貢罷兵。	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有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何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地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啓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判斷，恨七也。	西關指海西女真 南關即哈達

上表要說明的是，西關、南關、北關等關所指各為何。明中葉後，女真各部南遷，形成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等，史稱扈倫四部，也稱為海西四部。扈倫四部中除哈達外，皆以河命名。哈達為女真語「山峰」之意，哈達依山立國，故稱其為「山國」或「山夷」。哈達部居開原東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葉赫部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所以明人王在晉輯撰『三朝遼事實錄』「南北關」項下說<sup>8</sup>：

海西、建東，處遼之東，名為東夷。海西者，南關、北關也。建東者，建州，即奴酋今地也。

因此西關者，應該是泛指「海西四部」，上文說「海西者，南關、北關也。」或者可以合起來說成「西關」，以表示是建州之西。

經過表列以後，初步判斷明、清實錄兩者「七大恨」之間實在是大同小異，『明實錄』能利用簡練的文言，把『清實錄』的意思準確表達出來，堪稱典範。

不過有一點「小異」卻值得我們注意，在『清實錄』「七大恨」裡沒提到過，而在『明實錄』中出現的字句。『明實錄』第七恨中說：「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往他地，好信實赴貢罷兵。」這句話顯然是一個附帶條件。說他是「附帶條件」是因為，「七大恨」每一恨是一個主題，這是一般述說事理的常規。而在『明實錄』第七恨裡，竟然跑出了第二個主題，可見有些不合理。所幸他是用「及求」一詞來連接的，述說一件人事問題。「及」表示附帶、「求」表示動作，當然跟「大恨」是有所區別的。我們從其他的版本可以知道，這個人事問題指備禦官「蕭伯芝」作威作福的事，下面資料會談到那個版本的出處。

<sup>8</sup> (明)王在晉輯撰，『三朝遼事實錄』，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复制中心，2002影印本，總略，頁五。

#### 四、學者孟森認為實錄之「七大恨」並非原文

但是清末學者孟森認為「七大恨」原文現在已經找不到了，『清實錄』上面所載的並不是原文，爲了免得「徒揚己醜」，於是實錄以後，「七大恨」都是改竄過的版本。孟森在『清史講義』裡面說<sup>9</sup>：

七大恨原文今不見。並非實錄所載之文。今北京大學史料室存有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為再度入關複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實頗有不同，當尚是戊午原狀。事隔十三年，對明之心理尚未變。且明邊內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無謂，故有複述榜發之舉，可信其正是原文。縱有改竄，必最相近。實錄之始修，已在天聰九年，時已覺榜示七恨之徒揚己醜，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實，乃改竄以錄之。故有實錄以後，即是改本。其詳已見北大史學社出版之余文，亦不複述。

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可信其正是原文」，這是孟森的斷語。而且是「縱有改竄，必最相近。」那麼我們就應該看一看這份「天聰印刷黃榜」的「七大恨」有什麼不同<sup>10</sup>。

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邊官，欺狂壅蔽，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刮盡不已，苦害侵凌，千態莫狀。其勢之最大最慘者，計有七件：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于萬曆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其恨一也。癸巳年間，南關、北關、灰扒、兀刺、蒙古等九部，會兵攻我，南朝休戚不關，袖手坐視，仗庇皇天，大敗諸部。後我國復仇，攻破南關，遷入內地。贅南關吾兒忽答爲婿，南朝責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復置故地。後北關攻南關，大肆擄掠，

<sup>9</sup> 孟森編著，『清史講義(6冊)』出版者：文星，出版日期：民 54[1965]，頁一五一。

<sup>10</sup> 謝國楨輯，『清開國史料考六卷』，出版者：藝文，出版日期：民 57[1968]，卷二，「目錄一清初之檔冊」，頁二四、二五。

南朝不加罪。然我國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何以懷服？所謂惱恨二也。先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見疑，故同遼陽副將吳希漢，宰馬牛，祭天地，立碑界銘誓曰：『漢人私出境外者殺；夷人私入境內者殺。』後沿邊漢人，私出境外，挖參採取。念山澤之利，係我過活，屢屢申稟上司，竟若罔聞，雖有冤怨，無門控訴。不得已遵循碑約，始敢動手傷毀，實欲信盟誓，杜將來，初非有意于欺背也。會值新巡撫下馬，例應叩賀，遂遣干骨里，方巾納等行禮，時上司不究出□招攬之非，反執送禮行賀之人，勒要十夷償命。欺壓如此，情何以堪？所謂惱恨者三也。北關與建州，同是屬夷，我兩家結構，南朝公直解紛可也。緣何助兵馬，發火器，衛彼拒我？畸輕畸重，良可傷心！所謂惱恨者四也。北關老女，係先汗禮聘之婚，後意渝盟，不與親迎。彼時雖是如此，猶不敢輕許他人，南朝護助，改嫁西虜。似此恥辱，誰能甘心？所謂惱恨者五也。我部看邊之人，二百年來，俱在近邊住種。後南朝信北關誣言，輒發兵逼令我部遠退三十里，立碑佔地，將房屋燒毀，□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人人待斃。所謂惱恨者六也。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懷此七恨，莫可告訴。

這份資料，雖然缺了幾個字，但無關宏旨，大致上意思還是十分完整的。我們可以將其與『明實錄』比較一下，看一看是不是真像孟森所說，有可能最接近原文。

## 五、比較明實錄、天聰印刷黃榜「七大恨」間的異同

七大恨	明實錄	天聰印刷黃榜	備註
一	朝廷無故殺其祖、父；	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于萬曆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其恨一也。	
二	背盟發兵出關，以護北關；	癸巳年間，南關、北關、灰扒、兀刺、蒙古等九部，會兵攻我，南朝休戚不關，袖手坐視，仗庇皇天，大敗諸部。後我國復仇，攻破南關，遷入內地。贅南關吾兒忽答爲婿，南朝責我擅伐，逼令送回，我即遵依上命，復置故地。後北關攻南關，大肆擄掠，南朝不加罪。然我國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何以懷服？所謂惱恨二也。	天聰印刷黃榜此條無接近明實錄第七恨。
三	（雲愛）瑗陽、清河漢人，出邊打礦打獵，殺其夷人；	先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恐因二祖被戮，南朝見疑，故同遼陽副將吳希漢，宰馬牛，祭天地，立碑界銘誓曰：『漢人私出境外者殺；夷人私入境內者殺。後沿邊漢人，私出境外，挖參採取。念山澤之利，係我過活，屢屢申稟上司，竟若罔聞，雖有冤怨，無門控訴。不得已遵循碑約，始敢動手傷毀，實欲信盟誓，杜將來，初非有意于欺背也。會值新巡撫下馬，例應叩賀，遂遣干骨里，方巾納等行禮，時上司不究出□招攬之非，反執送禮行賀之人，勒要十夷償命。欺壓如此，情何以堪？所謂惱恨者三也。』	清實錄有「清河以南，江岸以北」字樣，接近明實錄。而天聰印刷黃榜無類似文字。
四	又助北關，將二十年前定的女兒，改嫁西虜；	北關與建州，同是屬夷，我兩家結構，南朝公直解紛可也。緣何助兵馬，發火器，衛彼拒我？畸輕畸重，良可傷心！所謂惱恨者四也。	黃榜此條接近明實錄第二恨「背盟發兵出關，以護北關。」
五	三岔、柴河、撫安諸夷，鄰邊住牧，不容收禾；	北關老女，係先汗禮聘之婚，後意渝盟，不與親迎。彼時雖是如此，猶不敢輕許他人，南朝護助，改嫁西虜。似此恥辱，誰能甘心？所謂惱恨者五也。	黃榜此條「北關老女」接近明實錄第四恨。
六	過聽北關之言，道他不是；	我部看邊之人，二百年來，俱在近邊住種。後南朝信北關誣言，輒發兵逼令我部遠退三十里，立碑佔地，將房屋燒毀，□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人人待斃。所謂惱恨者六也。	黃榜此條「□禾丟棄，使我部無居無食。」接近明實錄第五恨。
七	又西關被他得了，反助南關，逼說退還，後被北關搶去。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往他地，好信實赴貢罷兵	我國素順，並不曾稍倪不軌，忽遣備禦蕭伯芝，蟒衣玉帶，大作威福，穢言惡語，百般欺辱，文□之間，毒不堪受，所謂惱恨者七也。	黃榜此條接近明實錄第七恨的附帶條件「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往他地。」

從本表備註可知，『天聰印刷黃榜』與『明實錄』之間，除了第一恨相同外，其他各恨『天聰印刷黃榜』不是秩序錯亂，就是掌握不到重點。以致文字雖多，卻很難讓人相信，明朝官方看到的會是這份文件。因此孟森所說『天聰印刷黃榜』「有可能最接近原文」，顯然是禁不起分析的。

孟森的說法，當年就曾遭受日本學者今西春秋等人的質疑。認為孟森多注意清代漢文紀載，不甚注意『明實錄』，也沒學過滿文，怎麼能夠確切認為「七大恨」誰真誰假？但是孟森卻說，連滿文老檔也是修實錄時改定、潤色的，「遂成清代各紀載中之七大恨」，所以滿文論點相當一致，請看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孟森的書信部分內容<sup>11</sup>：

蕭伯芝之來建州，乃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四月之事。四十六年太祖填砌七大恨條目，偶指一近事湊數，不甚計其事之輕重，以天朝來使之倨傲，與殺其父、祖並列，固一時草草之文耳。自此距十一年而為天聰四年，其時邊民所見聞十一年前之建州七大恨書，當時再見，必為大致相同。故蕭伯芝一款，仍在文內。其決非事隔多年，反添入此不關大體之事，謂可增高其讎恨之膚慙也。特天命四年之原文有此，此時未暇改竄，其後修實錄時改定老檔，乃將七大恨加以潤色，遂成清代各紀載中之七大恨；若謂天聰元年已定七大恨文，而四年木刻榜文，反添入多年前一不重要之事，無論事理失倫，抑亦為記憶所不注及矣。故余以為四年榜文為較近真本。今西春秋先生又謂余研究七大恨真本多注意清代漢文紀載，不及滿文老檔，且不甚注意明實錄，滿文確為余所未習，當時亦未覓通滿文者為助，由今觀之，滿文已與漢文無異，同為後改本，可勿論矣。至明實錄則所涉七大恨語，簡略已甚，文帶憤怒之意，蓋嫌其措辭之無禮，並不載七大恨之詳文。余原意訂其孰為真本，故就七

<sup>11</sup>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附關於「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答日本今西春秋氏，台北：世界出版，民 69（1980），頁二一六、二一七。

條有詳文者為此較。明實錄與余所蒐輯之資料不甚相關，題目之意，與鴛淵、戶田兩先生所著不同，故取材有未盡合轍也。

『明實錄』我們在前面研讀過，與『清實錄』相近，文字雖簡，卻沒有略過任何資料，與孟森的說法「簡略已甚」並不相同。至於『滿文老檔』，孟森沒學過滿文，卻說那也是修實錄時改定、潤色的，立論相當前衛，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 六、『舊滿洲檔』內「七大恨」的探討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當孟森「關於『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答日本今西春秋氏」一文刊出時，真正的『滿文老檔』尚未公開出版。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舊滿洲檔』<sup>12</sup>是民國五十八年（1969）才公諸於世的，連日本內藤虎次郎宣統三年時（1911）在盛京崇謨閣中所見的『滿文老檔』，原來也是清高宗於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根據民國二十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發見的三十七冊本『老滿文原檔』，用當時通行的新滿文重鈔一份的副本。根據學者李學智的研究，『滿文老檔』祕檔的身分蓋有年矣，阮葵生、王國維都曾談過這些檔冊，只是無緣一窺廬山真面目，難怪許多人對『滿文老檔』感覺到陌生<sup>13</sup>：

清朝人未入關以前，用滿文紀錄當時史事的檔冊，後人名之曰『滿文老檔』。此類檔冊，清人始終藏之秘府，一般人士絕對無法見到；即清朝的大臣學士們，也無機會翻閱。據阮葵生『茶餘客話』（見昭代叢書）說：「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其一字者。」又據羅振玉『史料叢刊初編』所載王國維「庫書樓記」一文中，敘述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情形，也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見美富

<sup>12</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出版項：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

<sup>13</sup> 李學智，『老滿文原檔論輯』，出版項：台北市，李學智，民 60[1971]，附錄（一），頁一、二。

者。」由此可知清人對於這些紀錄他們自己的史料，是如何地保密了。但是到了清末，由於外侮日迫，無暇顧及此等文獻，始由日人內藤虎次郎，於清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發現於清代的盛京（瀋陽）崇謨閣中。內藤氏於清末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第二次往訪時，曾用晒藍的方法，將『滿文老檔』影印歸國，並於同年的藝文雜誌第十一、十二號，發表清朝開國期史料一文，公開介紹於世；當時在學術界中頗為轟動。直到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三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在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時，發見了『老滿文原檔』三十七冊後，纔有國內外的學人，開始研究所謂『滿文老檔』與『老滿文原檔』二者的淵源。幾經學者們的研究，纔知道日本內藤虎次郎在盛京崇謨閣中所見的『滿文老檔』，原來是清高宗於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根據『老滿文原檔』（即民國二十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發見的三十七冊本），用當時通行的新滿文重鈔的一份副本。因為根據清代的官書記載，知道清人之有文字，實肇始於清太祖建元天命以前的十七年，也就是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那時清太祖努爾哈齊纔開始仿照蒙古文的字形，創造了滿文。下迄清太宗天聰六年（明毅宗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因鑑於蒙古文字形的滿文過於簡單，無法適應於音韻複雜的滿語，始又命達海巴克什在原有蒙文字形的滿文右側，酌量增加圈、點，以符應用。此種經過達海巴克什增加圈點後的滿文，被稱之謂新滿文，或稱施圈點滿文，也就是後日通行的滿文。因此又稱天聰六年以前蒙文字形的滿文，謂之老滿文，或稱無圈點滿文。是可知清人未入關前用滿文紀錄的檔冊，應包括無圈點滿文』與施圈點滿文』兩種不同文字的記載。可是內藤氏在盛京崇謨閣中，影印歸國的一份『滿文老檔』，自始至終，卻都是用新滿文所寫的，其中並沒有老滿文的痕跡。所以自從民國二十年發現了老滿文原檔』三十七冊後，學者們即開始研究兩者的關係。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舊滿洲檔』又稱為『老滿文原檔』，文字簡古，內容率直。但由於清人始終藏之秘府，視若傳國珍寶，且老滿文是無圈點滿文，在清高宗於乾隆朝時幾乎已經無人能夠辨識，還需藉助於特殊字典『無圈點字書』<sup>14</sup>等工具書方能解讀，因此想要改定、潤色，談何容易。因此孟森提到『滿文老檔』是修實錄時改定、潤色過的，其臆測成分居多，頗難令人認同。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舊滿洲檔』至今尚無完整譯本。大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出了一本，版本是盛京（瀋陽）崇謨閣版，還是乾隆朝傳下的重抄本，內容已有小幅變異，不像台北故宮用明朝公文紙背面空白處所寫的『舊滿洲檔』那麼原始。李學智稱台北故宮這份『舊滿洲檔』為『老滿文原檔』，以別於其他重抄的『滿文老檔』，以彰顯其珍貴性。現本文就以台北故宮版的『舊滿洲檔』文本為準，加以逐字翻譯成羅馬字及對應漢字，以還原當年史冊真貌<sup>15</sup>：

tereci duin biyai juwan ilan i tasha inenggi meihe erinde cooha  
且說 四 月 的 十 三 的 寅 日 已 於 時 兵  
geneme, abka de habQame araha bithei gisun, mini ama, mafa, han i jasei  
去 天 於 告 狀 寫 了 文 的 語 句 我 的 父 親 祖 父 帝 的 邊 的  
orhobe bilahakV, boihon sihabuhakV, baibi jasei tulergi weile de, mini  
把 草 沒 折 斷 土 沒 打 擾 枉 然 邊 的 外 面 事 於 我 的  
ama, mafabe nikan waha, tere emu, tuttu wacibe, bi geli sain banjirebe  
父 親 把 祖 漢 人 殺 了 那 一 那 樣 雖 殺 我 還 好 把 過 活  
buyeme, wehei bithe ilibume, nikan, juQen yaya han i jasebe dabaci, dabaha  
欲 石 的 書 使 立 漢 人 諸 申 凡 是 帝 的 把 境 若 逾 逾 了  
niyalma be saha niyalma waki, safi warakVci, warakV niyalma de sui isikini  
人 把 知 了 人 欲 殺 知 道 若 不 殺 不 殺 人 於 罪 欲 及 呢  
seme gashVha bihe, tuttu gashVha gisun be gVwaliyafi, nikan cooha jase  
說 盟 誓 了 來 著 那 樣 盟 誓 了 語 句 把 變 漢 人 兵 邊 境  
tucifi, yehede dafi tuwakiyame tehebi, tere juwe koro, jai  
出 去 於 葉 赫 救 看 守 住 了 那 二 恨 再  
niowanggiyahaci julesi, giyang dalinci amasi, aniya dari nikan hVlhame  
從 清 河 南 江 從 河 岸 北 年 每 漢 人 偷  
jase tucifi juQen i babe durime cuwangname nungnere jakade, da gashVha

<sup>14</sup> 北京民族古籍，『無圈點字書』，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sup>15</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出版項：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58[1969]，頁181，頁183，頁185，頁187，頁189，頁191。

邊境 出去 諸申 的 把地方 劫奪 搶掠 侵害 因為 本 盟誓了  
 gisun bihe seme jase tucike nikambe waha mujangga, tuttu waha manggi, da  
 語句 來著 說 邊境 出了 把漢人 殺了 果然 那樣 殺了 以後 本  
 gashVha gisumbe daburakV, ainu waha seme, guwangning de hengkileme genehe  
 盟誓了 把語 不算 為何 殺了 說 廣寧 於 叩頭 去了  
 mini gangguri, fanggina be jafafi sele futa hVwaitafi, mimbe albalame mini  
 我的 網古里 方吉納 把 拿 鐵 繩子 拴 把我 威脅 我的  
 juwan niyalma be gamafi jase de wa seme wabuha, tere ilan koro, jase tucifi  
 十 人 把 帶去 邊境 於 令殺 說 被殺了 那 三 恨 邊境 出去  
 cooha tuwakiyame tefi, mini jafan buhe sargan juibe monggode buhe, tere  
 兵 看守 住 我的 聘禮 給了 女兒 把孩子 於蒙古 給了 那  
 duin koro, udu udu jalan halame han i jase tuwakiyame tehe caiha, fanaha,  
 四 恨 幾個 幾個 世 換 帝的 邊境 看守 住了 柴河 撫安  
 sancara ere ilan goloi juQen i tarifi yangsaha jekube gaiburakV, nikan  
 三岔 這 三處的 諸申 的 耕種 耘田了 把穀 不收獲 漢人  
 cooha tucifi boQoho, tere sunja koro, jasei tulergi abkai wakalaha yehei  
 兵 出去 驅逐了 那 五 恨 邊境 的外面 天的 責備了 葉赫的  
 gisumbe gaifi, ehe gisun hendume bithe arafi, niyalma takVrafi mimbe hacin  
 把語 取 惡語 說 書 書寫 人 差遣 把我 類  
 hacin i koro arame girubuha, tere ninggun koro, hadai niyalma yehede dafi  
 類的 恨 書寫 羞辱了 那 六 恨 哈達的人 於葉赫 救  
 minde juwe jergi cooha jihe bihe, bi karu dailara jakade, abka hadabe minde  
 於我 二 次 兵 來了 來著 我 報復 征討 因為 天 把哈達 於我  
 buhe, abka minde buhe manggi, nikan han, geli hadade dafi, mimbe albalame  
 給了 天 於我 給了 以後 漢人 帝 又 於哈達 救 把我 威脅  
 ini bade ungggi seme unggibufi, mini unggihe hadai niyalmabe, yehei niyalma  
 他的 在地 令贈 說 使致贈 我的 致贈了 哈達的 把人 葉赫的 人  
 udu udu jergi cooha sucufi gamaha, abkai fejile yaya guruni niyalma ishun  
 幾個 幾個 次 兵 衝殺 拿去了 天的 下 凡是 國家的 人 向  
 de dailambikai, abkai wakalaha niyalma anabumbi, bucembi, abkai urulehe  
 於 征討啊 天的 責備了 人 敗 死 天的 肯定了  
 niyalma etembi banjimbikai, dain de waha niyalmabe weijubure, baha oljibe  
 人 勝 存活 戰陣 於 殺了 把人 使活 得 把俘虜  
 bederebure kooli bio, abkai sindaha amba gurun i han seci gubci gurunde  
 使退還 例 有嗎 天的 補授了 大 國家的 帝 若說 全部 於國家  
 gemu uhereme ejen dere, mini canggide emhun ainu ejen, neneme hVlun gemu  
 皆 共 主子 呢 我的 於純是 獨自 為何 主子 先 扈倫 皆  
 emu ici ofi mimbe dailaha, tuttu dain deribuhe, hVlunbe abka wakalaha,  
 一 方向 因為 把我 征討了 所以 戰陣 開始了 把扈倫 天 責備了  
 mimbe abka urulehe, ere nikan han, abka de eljere gese abkai wakalaha  
 把我 天 肯定了 這 漢人 帝 天 於 抗拒 一樣 天的 責備了  
 yehede dafi wakabe uru, urube waka seme ainu beidembi, tere nadan koro,  
 於葉赫 干救 把非 是 把是 非 說 為何 斷案 那 七 恨  
 ere nikan gurun mimbe gidaQaha girubuha ambula ofi bi dosorakV tere nadan  
 這 漢人 國家 把我 欺壓了 羞辱了 大 因為 我 忍不住 那 七  
 amba korode dain deribume jakVn gVsai juwan tumen cooha ilifi, duin biyai  
 大 於恨 戰陣 開始 八 旗的 十 萬 兵 站立 四月的

juwan ilande tasha inenggi meihe erinde hecenci tucifi geren coohai ejete  
 十 於三 寅 日 巳 於時 從城 出去 眾 軍隊的 主子們  
 beise ambasai baru hendume bi ere daimbe buyeme deribuhengge waka, amba  
 貝子 眾大臣的 向 說 我 這 把戰陣 欲 開始了的 非 大  
 ujuangga koro tere nadan koro dere, buya korobe yabe hendure, koro ambula  
 頭的 恨 那 七 恨 呢 小 把恨 把哪個 說 恨 大  
 ofi deribuhe dain de baha niyalmai etuhe etukube ume sure, hehebe ume  
 因為 開始了 戰陣 於 得 人的 穿了 把衣 勿 解 把女人 勿  
 uQara, eigen sargan be ume faksalara, iselerede buceci bucekini,  
 拉 丈夫 妻子 把 勿 分開 於反抗 若死 欲死呢  
 iselerakV niyalma be ume wara, seme geren de hVlame ejebume hendufi cooha  
 不反抗 把人 勿 殺死 說 眾 於 呼叫 使記 說 兵  
 juraka,  
 起程了

現就台北故宮『舊滿洲檔』中「七大恨」滿文部份，試譯如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時，發兵臨行為文告  
 天：我父我祖，於明邊未損一草、未擾寸土。明無故生事邊  
 外，殺我父我祖，此其一也。雖有殺父之仇，我尚欲修好，立  
 碑誓曰：凡漢人、諸申等，若越帝疆，見者即誅越疆之人，見  
 而不殺，殃及縱者。如此誓言，明國背之，出兵越界，衛助葉  
 赫，此其二恨。又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明人每年竊踰疆  
 界，入諸申之地侵奪。我遵前誓誅越疆之人，果誅之，明國置  
 前盟不顧，責問何以殺人？拘我赴廣寧叩頭之綱古里、方吉  
 納，縛以鐵索，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此其三恨。明出兵越境  
 駐守，使我已聘之女，改嫁蒙古，此其四恨。柴河、三岔、撫  
 安三路，乃我世襲駐守之邊，諸申耕耘穀物，明不容收穫，遣  
 兵驅逐，此其五恨。明偏信邊外天譴之葉赫其言，任其書寫黑  
 函，遣人致書，各類中傷辱我，此其六恨。昔哈達助葉赫，二  
 次興兵來犯，我反攻報之，天即予我哈達，天授之後，明帝又  
 助哈達，脅我以還其地，已遣返哈達之人，數度遭葉赫侵掠。  
 凡列國之相征伐也，逆天者敗亡，順天者勝存，豈有使死於兵  
 者復生，所獲之俘歸還之理乎？既為天命大國之君，即為天下  
 共主，何以獨為我國之主耶？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譴扈  
 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帝助天譴之葉赫，以非為是，以是為

非，如何論斷，此其七恨。明朝於我欺侵過甚，難以忍耐。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興兵八旗十萬，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時出城，汗謂眾軍之主、貝子、眾大臣曰：「興兵非我所願，首因七大恨也，小恨勿論。大恨之故，戰陣擄獲之人，勿剝其衣，勿抓婦人，勿離夫妻，抵死反抗者，任其死，不抗拒者，勿殺。」宣眾記之，諭畢啟程。

七大恨	明實錄	舊滿洲檔	備註
一	朝廷無故殺其祖、父；	我父我祖，於明邊未損一草、未擾寸土。明無故生事邊外，殺我父我祖，此其一也。	
二	背盟發兵出關，以護北關；	雖有殺父之仇，我尚欲修好，立碑誓曰：凡漢人、諸申等，若越帝疆，見者即誅越疆之人，見而不殺，殃及縱者。如此誓言，明國背之，出兵越界，衛助葉赫，此其二恨。	
三	（雲愛）瑗陽、清河漢人，出邊打礦打獵，殺其夷人；	又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明人每年竊踰疆界，入諸申之地侵奪。我遵前誓誅越疆之人，果誅之，明國置前盟不顧，責問何以殺人？拘我赴廣寧叩頭之綱古里、方吉納，縛以鐵索，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此其三恨。	
四	又助北關，將二十年前定的女兒，改嫁西虜；	明出兵越境駐守，使我已聘之女，改嫁蒙古，此其四恨。	
五	三岔、柴河、撫安諸夷，鄰邊住牧，不容收禾；	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乃我世襲駐守之邊，諸申耕耘穀物，明不容收穫，遣兵驅逐，此其五恨。	
六	過聽北關之言，道他不是；	明偏信邊外天譴之葉赫其言，任其書寫黑函，遣人致書，各類中傷辱我，此其六恨。	
七	又西關被他得了，反助南關，逼說退還，後被北關搶去。及求南朝官一員、通官一員往他地，好信實赴貢罷兵。	昔哈達助葉赫，二次興兵來犯，我反攻報之，天即予我哈達，天授之後，明帝又助哈達，脅我以還其地，已遣返哈達之人，數度遭葉赫侵掠。凡列國之相征伐也，逆天者敗亡，順天者勝存，豈有使死於兵者復生，所獲之俘歸還之理乎？既為天命大國之君，即為天下共主，何以獨為我國之主耶？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譴扈倫啓釁，惟我是眷。今明帝助天譴之葉赫，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如何論斷，此其七恨。	

將『明實錄』與『舊滿洲檔』相比，我們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舊滿洲檔』與『清實錄』實在太像了，除了『舊滿洲檔』第二恨將「諸申」在『清實錄』中改為「滿」以外，其他地方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反而讓我們在比對的過程中，感到『明實錄』的第五恨「三岔、柴河、撫安」這三個地名，順序上似乎不如『舊滿洲檔』與『清實錄』一致，那就是「柴河、三岔、撫安」這個順序，似乎更像原本。

### 七、學者孟森「七大恨」論證之影響

由於孟森認為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七大恨」「可信其正是原文」，因此海峽兩岸採用其說的學者頗多，成為主流。

於是「七大恨」不採信『明實錄』、『清實錄』，大家都用「黃榜」之文，特點是第七恨會出現「蕭伯芝」大名的，均屬「孟森學派」。例如臺北國防研究院印行的『清史』就是如此<sup>16</sup>：

壬辰。上伐明。以七大恨告天。文曰。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將二祖無罪加誅。恨一。我與北關。同是外番。事一處異。恨二。漢人私出挖參。違約傷毀。勒要十夷償命。恨三。北關與我。同是屬夷。衛彼拒我。畸輕畸重。恨四。北關已許字滿洲之女。改嫁蒙古。恨五。逼令退地。田禾丟棄。恨六。蕭伯芝大作威福。百般欺辱。恨七。祭堂子而行。

『清史』這本書名義上是由國防研究院編印，實際上編纂委員會跟國防無關，都是史學名家如張其昀、蕭一山、李宗侗、宋晞等人。

大陸學者鄭天挺著的『清史』裡，「七大恨」也有孟森的影子<sup>17</sup>：

<sup>16</sup>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出版者：臺北市，國防研究院，民五〇（1961），卷一，頁四。

<sup>17</sup> 鄭天挺，『清史』，出版者：臺北市，昭明，1999[民88]，頁六四至六五。

一、明朝無故殺害努爾哈赤父、祖；二、明朝偏袒葉赫、哈達，欺壓建州；三、明朝違反雙方劃定的範圍，強令努爾哈赤抵償所殺越境人命；四、明朝派軍隊保衛葉赫，抗拒建州；五、葉赫由於明朝的支持，背棄盟誓，將其「老女」轉嫁蒙古；六、明當局逼迫努爾哈赤退出已墾種之柴河、三岔、撫安之地，不許收穫莊稼；七、明朝遼東當局派遣守備蕭伯芝赴建州，作威作福。

由於鄭天挺同樣也只是『清史』一書編纂委員會裡的代表，所以可以想見，大陸學者支持孟森學說的學者也是相當多的。

## 八、結語

本文在經過一番繁瑣的比對、尋找之後，得出三項結論：

(一)「七大恨」是清初歷史事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由其引發出來的相關案例更多，均值得深入探討。

(二)『明實錄』與『舊滿洲檔』都是相當具有公信力的史料，孟森當年不加採用，就對「七大恨」作出結論，似有失當，無怪會引起日本學者今西春秋等人的質疑。現經仔細檢驗之後，發現今西春秋等人的質疑相當有道理，孟森之說難以成立。

(三)『明實錄』、『清實錄』與『舊滿洲檔』的「七大恨」相當一致，值得採信。而『天聰印刷黃榜』的「七大恨」，文辭雖然炫麗，但與原始文獻『舊滿洲檔』已然相去甚遠，僅能當作參考，其地位實無法與『舊滿洲檔』相比。

(本文於 2009 年 3 月 1 日投稿，於 2009 年 3 月 10 日審查通過)







## 中國邊政協會第 39 屆 98 年第 1 次常務 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3 月 7 日（週六）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台北市敘香園

主持人：阿不都拉理事長

紀錄：王維芳

出席：

列席：

### 壹、報告事項

- 一、「中國邊政」季刊 176 期已出刊，並完成寄贈。
- 二、第 177 期季刊業已送打印、校對中。
- 三、請決定本年年會召開時間及地點。

### 貳、決議事項：

本年年會召開時間預訂於 5 月 20 至 30 日之間的週六，並於英雄館舉行，請秘書長洽定場地。

### ◆ 小 啓 ◆

- 一、本協會理事長阿不都拉教授於暑間赴新疆故鄉訪問，已於八月十八日返台，並指伊斯蘭齋月過後召開常務理監事會。
- 二、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銚於九月又完成一部專書，名為《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由台北知書房出版，該出版社電話為 23640872。
- 三、本年十月 日假台北市金山南路寧福樓開常務理監事會，會後由阿不都拉理事長宴請與會常務理監事。
- 四、上年會員大會時雖通過修改章程增加年費，但由於出席會員未能過半修改章程乙案，未獲內政部核准希望明年大會時，各會員踴躍出席。

## ◆ 稿 約 ◆

- 一、本刊爲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爲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鈞。
-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鈞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